

孟子新讀本

下冊

孟子新讀本第七篇上

唐文治蔚芝甫著

盡心篇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張子云。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入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格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朱注。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格物之謂。盡心則知之謂也。

張氏云。盡其心者。格物致知。積習之久。私意脫落。萬理貫通。盡得此生。無窮之體也。盡得此體。則知性之稟於天者。蓋無不具也。知性之所素具於我者。則知天之所以為天者矣。

愚幼時讀先儒語錄云。學問之道。必先盡其心。能盡心然後能知性。因謂盡心在知性之先。及讀本節朱注云。知性則格物之謂。盡心則知之謂。則盡心又當在知性之後。蓄疑者二年。後質之於業師王紫翔先生。先生云。知性即窮理。玩朱注云。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是惟知性然後能盡心。又云。釋氏先盡心後知性。吾儒先知性後盡心。思乃恍然於盡心者。盡其萬物皆備之體也。知性知天。皆吾心之所包也。皆吾心之知也。易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節祇是此義。知天者論語所謂知天命也。五十以學易。故五十而知天命也。中庸自能盡其性。以至盡人性。盡物性。贊天地之化育。所謂自誠而明者。

方云。孟子學問。四十歲以前。在齊。梁不用而後。功。四十歲以後。在深。造自得。博學。反約。上用。功。故。至。老。年。則。盡。心。知。性。以。知。天。不。僅。知。言。也。已。存。心。養。性。以。事。天。不。僅。養。氣。也。已。

無非吾心中固有之體也。然則心之爲用微矣哉。亦廣矣哉。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張氏云。人能盡心之體。以知性之理。而存養之。未至則於事事物物之間。其用有未能盡者。則心之體未能周流而無所滯。性之理亦爲有所未完也。故必貴於存心養性焉。存者顛沛造次必於是也。養者全之而弗害也。存之養之是乃所以事天者也。程子云。事天者奉順之也。若是而久焉。則有以盡其心之用。而無拂其性之理。而天之道亦備於是矣。

羅氏羅山云。不知天固無以盡事天之功。不事天雖知之。亦奚以爲君子之學。所以貴乎知行並進也。

愚按張子西銘云。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存心養性當自內省不疚始。張子又云。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翼敬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朱子注此節云。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蓋存其心者。操持功夫多。所謂于時保之是也。養其性者。涵養功夫多。所謂樂且不憂是也。仁人者。事親如事天也。易傳曰。後天而奉天時。斯善事天者也。若徇欲以放其心。害物以戕其性。則獲罪於天矣。孟子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當與此節參看。學者用存養之功。當始於平旦之際。詩云。昊天曰明。又曰明發。不寐。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斯時最爲純粹。天地生物之心。具在於是。及是時而存養之儼乎。其若思。藹然而無不善矣。張子以爲。卽夙夜匪懈之旨。洵有味哉。洵有味哉。

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朱注。夭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

張氏云。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言。死生不以貳其心。惟知脩身以聽天命而已。脩身之事。即其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之見於躬行者也。所謂立命者。所遇係於天。而脩德在乎己。係乎天者。不可以人力加焉。脩其在己者。以聽天之所爲。則無在不得其正。所謂立命也。

羅氏羅山云。歿壽不貳者。知得天下之理。具足吾心。雖歿而此理未嘗缺。雖壽而此理未嘗加。或歿或壽。皆當有以盡其道。而後無愧。此生此知。天之至者也。脩身以俟之者。非徒俟死而已。吾身一日未死。吾身即有一日當盡之道。吾盡吾道。不使此生之理稍虧。或生或死。一聽於天。此事天以終身者也。歿壽不貳。脩身以俟。此即其所以立命處。蓋既知得此理。毫無疑似。而在貧賤則盡處貧賤之道。以自立於貧賤。在富貴則盡處富貴之道。以自立於富貴。在患難則盡處患難之道。在安樂則盡處安樂之道。以自立於患難。安樂。雖至死生之際。絕不以之易其操。任他位置。皆能有以自立。撐持名教。扶維綱常。此正君子立命之學。以義理為主。氣數不得而限之也。觀乎此。可以知聖賢之全功矣。

愚按。張子西銘。其受而歸。全者參乎立命之學。當法曾子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十日所視。十手所指。所以脩身也。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亦所以脩身也。歿與壽不貳。其志也。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也。人不能與天爭。而有時不能不與天爭。不與天爭者。安命也。立乎命之後者。也不能不與天爭者。欲以造命也。立乎命之先者也。

又按。心性之辨。至不易明。愚幼時讀陸清獻學術辨覺。其剖析最為分明。其言曰。人之生也。氣聚無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為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即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即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即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為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為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性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其不知性。而以知覺當之耳。蓋清獻本意。在於闢陽明之學。而吾人因此。則可以辨心性之同異。而究其精微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朱注。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羅氏羅山云。吉凶禍福。皆有正命。居心立身。準乎義理。無求吉與福之心。而吉福自降。此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持身處世。不悖法度。無召凶與禍之端。而凶禍適與相值。此莫之致。而至者。亦正命也。順受其正。不特凶禍當順受。即吉福亦當順受。吾道雖患難。貧賤死喪。皆能有以自立。此順受乎凶禍也。幸值乎吉與福。當思所以承其吉福。蓋富有富之道。安處善樂。循理制節。謹度不自滿溢。是為順受乎富貴。則有貴之道。立政教。維風化。靖共爾位。惟恐失墜。是為順受乎貴。壽則有壽之道。在。世。一。日。盡。一。日。之。職。在。世。百。年。盡。百。年。之。理。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是。為。順。受。乎。壽。不。然。雖。富。貴。亦。為。倖。致。壽。考。亦。徒。不。死。天。之。所。以。厚。吾。生。者。皆。虛。擲。矣。尚。得。謂。之。順。受。哉。此。章。恐。人。以。凶。吉。禍。福。一。切。委。之。於。天。而。不。盡。人。事。以。聽。之。故。孟。子。聲。聲。言。之。欲。人。盡。脩。身。之。功。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朱注。命。謂。正。命。巖。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愚按。立巖牆之下者。約有二等。一為毫無意識者。一為自賈其勇者。而其為徼倖。嘗試則一也。天下希圖徼倖之事。皆謂之不知命。孟子特舉巖牆為例焉。爾近人倚賴富貴。自蹈危機。冰山一倒。己身隨之而糜者。何可勝道。皆立巖牆下之類也。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曾子曰。啓予足。啓予手。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可謂盡其道而死矣。然又曰。戰戰無勇。非孝也。可見盡道者。尤視乎義之所宜。體其受而全歸道也。殺其身以成仁。亦道也。周孔曾盡其道者。也。夷齊龍比。雖陽文山亦盡其道者。也。皆正命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人分父母之遺體。以生。何至干犯法紀。竟有桎梏而死者。傳曰。人之於天也。

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不孝之至棄天之命者也近世青年之士未能開道或擇交不慎或素性乖張意氣紛呶自蹈刑辟而在上者無哀矜之心惟以羅織爲事以致罹桎梏而死者聯踵矣此可痛之甚者也吾惟勗學者以讀孟子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凡求之一字祇可自求於我而不當有求於人學問行誼在我者也富貴利達在外者也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與舍在一心而已矣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張氏云所謂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富貴利達之謂也富貴利達衆人謂己有求之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矣是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巧求之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然則亦可以已矣
愚按此章即先立乎其大的說亦即天爵人爵之說也求在我者先立乎其大脩其天爵也求在外者脩其天爵以要人爵也近世之人不知安命之學自雞鳴而起以至嚮晦宴息營營擾擾終日爲無益之事即終身爲無益之人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魄魂魄也求在外之心勝則魂魄離矣甯不大可痛乎愚嘗立二言以自勗云身不爲無益之事心不爲無益之思夫不爲無益消極之說也吾身心性命之中最有益者安在求仁義道德而已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人之知良知也人之能良能也良知者無所不知者也良能者無所不能者也惟人之靈明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此儒者之道所以至於參天地贊化育極其功用之全皆爲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加於內也然而知能常有窒焉者則氣質錮之嗜欲塞之也孟子於人之知能既錮既塞之後特喚醒之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人欲復其萬物皆備之體莫要於窮理窮理則能盡己之性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由是充周不窮開物成務乃能使之各得其所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易傳曰曲成萬物而不遺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周子曰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不歸之至聖而必歸之至誠蓋誠者天之道也天生生爲心實以至誠爲心（說見離婁篇）故凡人之能誠者天必愛之護之不能誠者天必惡之滅之裁者培之誠也傾者覆之傾者不誠也凡天所愛之護之者人亦愛之護之天所惡之滅之者人亦惡之滅之不獨一人之性然也千萬人之性皆然也不獨人之性然也國之性亦然也揆之毫髮而不爽者也春秋穀梁傳曰人之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又曰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誠者不欺而已矣反身之事非一端而必自無妄言始無妄言則世無詐僞而天下和而治凡不欺之人在天下人未有欺之者也然則反身而誠者不獨誠於一身而且推及於天下自戒懼慎獨以至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則樂莫大焉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恕者如心之謂也仁者相人偶也（見說文猶言人相偶）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因一人而推及於二人因二人而推及於千萬人其心無不同也故曰仁也論語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何謂譬諸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是也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何謂強強者勉行之謂亦有強制之義如母以使下毋以事上毋以先後毋以從前是也爲仁之方即求仁之道也生人之大患在乎有己而無人有己無人則事事隔闕而爭殺起推厥所原由有形骸則有血氣有血氣則有爾我有爾我則有爭奪此不仁之人所以不絕於天下者皆有己無人之見致之也孟子知恕之難行也故曰強恕又欲明仁之非遠也故曰求仁莫近焉蓋恕者仁之基也有立人達人之願則民胞物與老安少懷之道在是矣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愚嘗謂經書中
用字最奇
者如繫辭傳
不恥不仁論語
不憤不啓兩節
均極奇變此章
三句四恥字作
因亦可悟用字
變化法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大學之道。以致知格物為先。故凡事之所當然。與其所以然。皆當窮之。以至乎其極。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此皆謂道也。而不知者尤可憐也。自其精者言之。愛親敬長。交朋慈幼。未嘗不由之也。然而莫知其道也。自其粗者言之。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未嘗不由之也。然而莫知其道也。易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謂凡民也。此所謂庸衆也。蓋甚可憐也。且夫人生世界之內。智愚之分。在知覺運動而已。禽獸之最蠢者。有運動而無知覺。其稍靈者。則有知覺焉。其最靈者。則知覺之分數愈多。馮唯人亦然。其至愚者。知覺最少。其稍智者。知覺漸多。焉其聖者。則得完全之知覺焉。彼其知覺有出於天者。有由於人者。有稟質清而利欲窒塞之者。有稟質濁而學問開通之者。在人。之自勉耳。自世衰道微。人皆昏昏。然悶悶。然有運動而無知覺。求一知道者。而不可得。幾何不肖而為禽獸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羞惡之心。愧恥之本心也。人生當世。孝弟忠信禮義。以廉恥為歸。荀管子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人道之有恥。為重。猶日用之以衣食為重也。人乎。人乎。何為而無恥乎。吾思人雖至愚。至不肖。至猛。至悍。然苟闔戶而詔以廉恥之道。或令其清夜自思。未有不面赤汗下。憬然悟者。然而此良心發現之時。何其少也。以父母生我。清白之軀。甘下同於乞墻之齊人。富貴功名之所在。貨利之所萃。不恤屈吾心。磨吾骨。以奔競之。雖為人厭。為人惡。受人呵叱。禍害及身。猶戀戀而不舍。或則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囁作種種之醜態。以徼倖於萬一。嗚呼。可恥矣。可恥矣。平居意氣揚揚。自命不凡。見無志節之士。痛詈之不遺餘力。一旦入要津。其卑鄙齷齪。更有什百倍於他人者。嗚呼。尤可恥矣。學者於此等無恥之事。痛引為大恥。庶幾不至為無恥之徒。而羞惡之良。尚不泯於世界乎。

首節總冒次節
指巧滑者言三
節指頑鈍者言
僅五句文法有
變化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朱注。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張氏云。此章亦表裏前章之意。而謂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則極小人之情狀者也。小人用機變之巧。飾其小慧於其私。智不本於誠意。而務為掩覆。機變愈巧。而良心愈斲喪。故其為善也。則務竊其名。而無善之實。其有過也。非惟順之。又從而為之。辭安於自欺。而不卹是無所用夫恥也。

愚按。機變之巧。非指形器而言。乃指心思而言。人之心思。惟務取巧。必至於欺詐陰險。穿窬害人。而後已。故曰無所用恥焉。近時曾濬生先生有言云。客召殺。伎召殺。巧召殺。故凡人之一味取巧者。未有能善終者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張氏云。既不以己之不若人為恥。則終不若人而已矣。夫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此古人之所恥也。今人乃環視其身。無一可恥。聞古者聖人之言行。顧己不能而無所動其心焉。則亦末如之何也已矣。愚按。張氏之言。至為深切。然以較乎古人而言也。若推其意而衡之於今。則學問之不若人也。材智之不若人也。行詣之不若人也。推而至於文化之不若人也。武力之不若人也。風俗之不若人也。國勢之不若人也。皆可恥之尤者也。中庸云。知恥近乎勇。惟知恥而後能愧。奮奮而後能自強。故欲求所以免恥之實。當知臥薪嘗膽之道矣。嗚呼。不恥不若人。則何有若人之一日乎。朱子云。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此說稍晦。宜糾正之。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

方云此論出處也見且猶不得二句氣象雄傑

方云亦論出處也人知之二句是樂義二句是德義二句是領不何等本領不何等本領不何等本領不

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張氏云在上者每自謙損不以勢自居固為賢矣而未若好善而忘勢之為善也在下者安其貧賤無慕於人之有勢者亦為賢矣而未若樂其道而忘人之勢者為深也在上者忘其勢而惟恐不得天下之善在下者忘人之勢而惟義是從此為俱得其道使二者一旦而相合則上下交而為泰矣故王公不致敬盡禮於賢士雖欲數見之且不得况可得而臣之蓋士非以此自高也其道固當爾也

愚按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臣諸侯不事不臣者非不願為世用也所以尊其道也夫無其道而妄自驕是謂之傲無其道而甘心屈己是謂之鄙故儒者必先樂道乃可以尊己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張氏云宋句踐之好遊謂遊於世如歷聘之類意句踐之為人徇名而外求者孟子語之以遊使求之於吾身而已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云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愚按易傳曰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无悶者所謂囂囂也若人知之而得意自鳴人不知而意氣頹喪則其鄙甚矣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朱注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此八字吾人所當遵守窮與達與吾性分無關也吾惟知有道義而已失義離道不得謂士或者曰處窮難於處達此說不然達所不離之道即窮所不離之義也不失義其體也不離道其用也無二致也夫士人處窮困之境失其所守者固多然一入仕途名利引誘之讒諂面諛之人蒙蔽之其能不離道者千百中無一二矣此百姓之所以憔悴而世界之所以多亂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謂不失已不失望謂民得遂所望二者相因民不失望正由於得已未有失已而民不失望者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澤加於民者謂匹夫匹婦咸被其澤也脩身見於世者謂著作名山以淑萬世也或者曰獨善其身非也士皆獨善如天下何故必以兼善為務此說不然古之賢士必先隱居以求其志潔白乃心而後可以兼善天下若以兼善為藉口淺露表暴釣名利是己身先處於不善之地遑能兼善天下乎故士之能兼善者必其能獨善者也其不能獨善者皆無兼善之道德學問者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羅氏羅山云義理盡人所同氣稟則豪傑獨異故能不待於教自能奮發有為然凡能興於有文王之時即可興於無文王之時聖賢之書具在方策義理昭著無少蒙蔽誠使痛自砥礪奮力向前致知以擴其識力行以踐其實人一己百有志竟成今

方云此章與一鄉之善士章於學者最喫緊立無文猶與之志懷取善尚友之心焉有不配古人之理

此章氣象雄傑
讀之令人奮然
而起然以有恒
心為貴故七篇
之書不可不常
讀也

方云首節分王
霸次節申明條
隸氣象三節推
出所以致民皞
皞之故豈曰小

日之凡民自不難為異日之豪傑又何必待文王而後可與哉
愚按此章孟子自道也先儒云人當轉移風氣不可為風氣所轉移近儒云人當為造時世之英雄不當為時世所造之英雄
夫豪傑之士豈天生哉在乎自為之而已矣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朱注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

顧氏亭林云人之為學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不敢自小也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不敢自大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則可謂不自小矣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則可謂不自大矣故自小小也自大亦小也今之學者非自小則自大吾見其同為小人之歸而已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云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

愚按古之王者非不使民也非不殺民也然而不怨勞不怨殺者何也以佚道使民其所以使民者為民也以生道殺民其所以殺民者為民也善為政者本仁義之心一舉一動無非為民則何有於怨後世人君因一己之私而使民因一己之私而殺民於是乎民多怨而天下之亂於是乎起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張氏云霸者之為利小而近目前之利民欣樂之故曰驩虞如也王者之化遠且大涵養斯民富而教之民安於其化由於其

補之哉贊王者
一筆作兩筆首
尾相顧神完氣
足此章精微廣遠
氣象萬千孟子
晚年有此等文
字秦漢而下豈
能幾及

道而莫知所以然也故曰皞皞如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張氏云殺之而不怨者以生道殺民也利之而不庸者以義為利而莫見其利之用也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薰陶長養之深有以變其俗而莫知其然也

愚按讀此節令人神往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所謂化國之日舒以長也然而王者經營譬畫之心蓋甚苦矣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朱注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瓠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愚按過化存神不必言之過高蓋此節實與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二節及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二節義相通聖人大德敦化使萬物各得其所是謂所過者化涵養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使之發皆中節是謂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即所謂天地位焉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也維氏羅山謂天地所不能為者亦必俟人事以裁成之如天與民以田里穀粟使遂其生而分田制里則必待乎王制天與民以仁義禮智以為性而講學明倫則必待乎聖功此說極為平實蓋士君子生當世本有代天行事之責此易所以言裁成輔相書所以言天工人代也故謂此節為聖人精神之流形原無不可然若專言精神而不言事業要非實事求是之論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言而能仁。可謂優美矣。然猶煦煦者所能爲也。若夫仁聲昭著。必其德行實有以感動人者。曰入人深。蓋在於無形之際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三代以下尚政。三代以上尚教。法律家尚政。道家尚教。夫政而能善。亦可謂優美矣。然不過政令之善而已。若夫善教。則涵育薰陶。能令一世皆底於善。故其得民。亦在於無形之際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夏日可畏。善政似之。冬日可愛。善教似之。然必善政立而後善教行。富教恒相資也。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財者政治秩然百廢具舉。則財用自足。易傳曰。何以聚人曰財。財大學曰。生財有大道。財者亦先王之所甚重。特貴乎生之理之得其道耳。善教何先。先於庠序。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又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蓋申孝悌。明人倫。則有愛情於家庭。乃有愛情於社會。乃有愛情於國家。其漸摩觀感。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君以民爲天。民以心爲主。先王之有天下。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朱注。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陸氏桴亭云。中庸率性之謂道。率循也由也。今人卻看作率意。率字動稱。不學不慮。此釋氏手持足行。無非道妙之證。而學者不察。輒爲所惑。哀哉。又曰。孟子言不學不慮。是指出性體與不知性之人。看非謂率性當如是也。故不學不慮四字。即生知安行。聖人亦用不著。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方云。良知良能。乃天德王道之發源。發前聖所未

此節注重一達
字如何能達其
功夫極精微極
廣大若不能達
也則虛有此良知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張氏云人之良能良知如飢而食渴而飲手執而足履亦何莫非是乎何孟子獨以愛親敬長為言也蓋如飢食渴飲手持足履之類固莫非性之自然形乎氣體者也形乎氣體則有天理有人欲循其自然則固莫非天理也然毫釐之差則為人欲亂之矣若愛敬之所發乃仁義之淵源故孟子之所以啓告人者專指夫此揭天理之粹以示人也

愚按愛敬者良知之實也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孟子曰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而推言之至於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己也凡此皆良知之發也人生當世所以居心而接物者愛敬而已然則愛敬固生生之理而人道之大本也乃孟子言無不知而世之人蔽其本性竟多有不知者何也

達之天下者所謂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者也孟子學問最重在一達字舉斯心加諸彼所謂達也擴充四端以保四海所謂達也達之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為無非達也此達字極有功夫自親親以至仁民自仁民以至愛物政治家皆當措之於實事自有其本末輕重之差先後緩急之序非謂我有良知任其性之自然即可達之於天下也自王陽明先生提出良知之說以教人後代宗風頗稱極盛然陽明良知之宗旨實與孟子不同劉戡山先生良知說陳定齋先生良知辨論之極詳劉子之言曰王龍溪所傳天泉問答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實為割裂知善知惡與知愛知敬相似而實不同知愛知敬知在愛敬之中知善知惡知在善惡之外知在愛敬中更無不愛不敬者以參之是以謂之良知知在善惡外第取分別見謂之良知所發則可而已落第二義矣且所謂知善知惡蓋從有善有惡而言者也因有善有惡而後知善知惡是知為意奴也良在何處又反無善無惡而言者也本無善無惡而又知善知惡是知為心祟也良在何處然則良知知乎知愛而已矣知敬而已矣知皆擴而充之達之天下而已矣陳氏之言曰孟子之言良知本愛敬而言陽明之言良知離愛敬而言是假良知之名以文其靈覺之知也且陽明既曰良知即天理又曰良知所知之天理是己歧而為二矣既曰良知即性又曰佛氏本來面目即儒門所謂良知夫佛氏

本來面目。其果性耶。天理耶。又曰。良知一也。以妙用而言。謂之神。以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凝聚而言。謂之精。朱子曰。神亦形而下者。然則神也。氣也。精也。果性耶。果天理耶。陽明又曰。良知是是非之心。夫既以良知為性。為心之本體。而又單屬之。是非是五常。缺其四。而心體有不全矣。先儒以仁統四端。未聞以知統四端也。蓋陽明所謂良知者。徹動徹靜。徹晝徹夜。徹古徹今。徹死徹生。無所不照。無所不覺。此禪宗所謂光明寂照。無所不通者。非此心知覺之靈。而何是。二家者可謂析之極。其精矣。然思有說焉。儒者脩道。立教期於救世。而已期於救人心。而已今之人。縱或徇欲害性。靡所不為。然荷闔戶而詔以良知。未有不面赤汗下。而憬然覺悟者。以其良心之不泯也。陽明之提醒良知宗旨。在此其為學之近於釋氏。無庸諱言。然其自治也。有以明心而見性。其治人也。足以覺世而牖民。而其喚醒迷繆之人心。則尤為切摯。是以陸桴亭先生讀傳習錄。亦有心開目明之說。陸清獻作學術辨三篇。以闢陽明。而湯文正終末以為然也。天下有真能為姚江之學。而不流於匪僻之行者。吾則友之矣。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朱注。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愚接此章之義。說已見第二篇。易傳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舜之取善。所以如此其速者。神而已矣。然所謂神者。非別有秘妙也。窮理之至精。而至熟也。居深山時。能取衆人之善。以為善。故為天子時。能集天下之善。以為善。近曾滌生先生謂。每日須自檢點。取人為善者。若干事。與人為善者。若干事。愚謂取人為善。談何容易。虛懷若谷。其先務也。然即有虛心好善之誠。而不能窮理。則有以不善為善者。矣。是故好善。天資也。窮理。學力也。二者並

進其庶幾於舜乎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朱注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愚按此章與人皆有所不忍人皆有所不為之義相通不為不欲本心也為其所不為欲其所不欲蔽其本心也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提撕其本心也由所不為不欲達於所為所欲擴充其本心也更有進者孟子此章特就遏欲而言爾若自存理言之人能於終日之間常為所欲當欲則於不為不欲之事自然能拒絕之此以理勝欲之樞機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孟子此言欲人之清明其心也夫德慧術知豈必皆出於疢疾而孟子乃曰恒存乎疢疾者人當安樂之時則其心昏濁而無所激厲當憂患之時其心清明而常有所覺察也孟子痛乎安樂之徒其心營營擾擾其慧其知皆用之於不正而自窒其聰明也故曰恒存乎疢疾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羅氏羅山云操心危是就自己檢點所以為子臣之道惟恐陷於不是得罪君父慮患深是就禍變上深心密慮患預防達是達忠孝之理而得處置之宜君父格而忠孝全此其所以為達若止謂保身避禍不顧君父則操心慮患皆出於一己之私矣蓋盡忠盡孝臣子之所能為者也至於禍變之來未可逆料幸而君父感悟子臣之心安不幸而不感悟亦惟盡人事以聽天命而已新安謂操心危而卒無危慮患深而卒免患此說未當故朱子止以達於事理訓之也

方云德無慧是
頑空術無智是
譎詐操心危則
德有慧慮患深
則術有智達者
智慧也

此章詞極猛厲
斬截所謂橫空
盤硬語也

愚按古有孤臣而不達者。屈原是也。不能避。斬尚之譖。古有孽子而不達者。申生是也。不能逃。驪姬之難。然則孤臣孽子。豈必盡達乎哉。孟子痛乎非孤臣。非孽子者。晏安鴆毒。般樂怠敖。愚蠢昏蒙。絕無知識。勢必至爲人孤。臣爲人孽。子而後已。故言獨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見人之不操心。不慮患。必至爲孤臣孽子之時。乃不得已而始知操。始知慮也。然世之不爲孤臣。不爲孽子者。其亦知操心乎。其亦知慮患乎。操心矣。其能危乎。慮患矣。其能深乎。嗟乎。達也者。人事之當然。處世之要道也。而况當戰國競爭之局乎。而乃爲孤臣孽子所獨乎。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事是君則爲容悅。是但知有君而不顧其國者也。但知有君而不顧其民者也。但知有君而不顧其良心者也。然亦非真知有君也。知保富貴而已。豈不可畏矣哉。朱注云。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諒哉斯言。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張氏云。以安社稷爲悅。則志存乎功業者也。與爲容悅者固。有間矣。然未及乎道義也。蓋志存乎功業者。則苟可就其功業而遂其志。則亦所屑爲矣。古之人。惟守道明義而已。故雖有蓋世之功業。在前可爲。而在我者。有一毫未安。則不敢徇也。蓋功業一時之事。而良心萬世之彝。舍彝常而徇近利。君子不忍爲。故耳。故所謂天民者。必明見夫達而其道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蓋其所主在道。而非必於行也。謂之天民者。言能全夫天生此民之理者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方云此示人以抑
本分之樂而
人外慕之心
下章尤為前聖
所未發文之純
粹更不待言

張氏云。大人者。即天民之得時得位者也。若伊尹之在莘野。則為天民。出而佐商。則為大人也。正已而物正者。正已而物自正也。蓋一身者。天下之本。若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則其道亦狹矣。至正而天下之感無不通焉。固有不信而信。不令而從者。此大人正已而物正之事也。秦漢而下。其間號為賢臣者。不過極於以安社稷為悅而已。語夫天民之事業。則鮮矣。嗟乎。學之不傳。亦已久矣。

愚按此章與浩生不害章相類。所謂人表式也。大人為第一等天民。為第二等安社稷臣。為第三等事君人。為第四等惟人自擇而已。天民大人非由於天成。乃由於學問。非關於功業。乃由於德行。士苟欲為天民大人。即為天民大人矣。安社稷臣。後世史書中尚多有之。而事君人者。則盈天下皆是。容悅而已。甚可羞矣。長君之惡。逢君之惡。正此輩也。孟子稱安社稷為臣。而稱事君者。為人見其對於國。對於民。皆不得謂之臣也。且曰。事君人。見其僅僅乎為事君之人。而其對於天下。則不得謂之人也。惟天下皆此等人。而國於是乎危。於是乎亡。雖然。世惟有好事君人之君。而後多事君之人。不然。彼小人者。何不可反而為君子哉。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君子之志。以王天下為樂者。也不得位。則退而求三樂。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生至難得之事。得之而不容忽者也。古人云。樹欲靜而風欲動。子欲養而親不在。父母俱存。其福最大。兄弟無故。譬諸手足。無所虧損也。此人生至難得之事。得之而不容忽其樂者也。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此章氣象廣大
有含天氣蓋地之
概而不放其氣則蓄
斂而不肆乃知則
實勝於諸篇也

事有不可對於天者於是乎愧事有不可對於人者於是乎忤不可對於天不可對於人即其不可對於心者也故愧忤二字皆从心皆發於心也如何而不可愧在先存其平且之氣如何而不可忤在先去其害人穿窬之心能不愧則吾浩然之氣可以與天地清明之氣相接矣能不忤則吾至誠之心可以感孚萬彙而無所不慊矣詩曰尚不愧於屋漏又曰不忤不求何用不臧其庶幾得此樂者乎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聖賢之學善世為先而善世以教育為本教育之道非徒以傳吾學說廣吾學派也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俾世道人心因吾之教而維持焉而開化焉而進步焉此亦樂之大者也夫教化之行非可強而致也有囿於一鄉一黨者矣有囿於一邑一國者矣曰得天下英才則其為樂也大矣非孔子孟子其孰能與於斯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父母兄弟天倫之樂也不愧不忤學問之樂也教育英才淑身以淑世之樂也昔者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然則聖人與三代之英將以求大道之行也吾故曰君子之志固以王天下為樂也易傳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君子而不得位者其有樂乎斯三樂乎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孟子論以齊王曰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廣土衆民可以為行仁政之地故君子欲之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中天下而立。猶易傳所謂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也。此可見君子之志以王天下為樂也。後儒薄事功而重性理。以為君子之於王天下若浮雲之過太虛。其說失之過高矣。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張氏云。所性謂與生俱生者也。天賦是性。則有是分。然人之不能盡其分者多矣。惟君子為能全之。故道行乎天下而無所加。獨善於一身而無所損。分定故也。

愚按。士有名分。有位分。有性分。而性分為特重。分之有尊卑。猶量之有大小。販夫販婦得一金而莫知其所措者。亦其分也。俗士鄙人。縈情於境遇。終身莫之舍者。亦其分也。君子尊其性。然後能高其分。或問尊性當奈何。曰。不以富貴利祿動其心。斯可矣。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朱注。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

羅氏羅山云。仁義禮智。盡人同具。豈獨根於君子之心哉。性猶果之仁也。根於心。猶果之種於土。而根。深植也。生色。則枝葉發於外矣。衆人之理。非不全具。而氣拘物蔽。生理為之剝斷。如果種之不得其地。人又從而踐踏之。或有全不生根者。或有根旋生而旋壞者。故衆人謂性具於心。則可謂其根於心。則未也。君子氣質清明。物欲不得而蔽之。此理具足。無少虧壞。如果種

於沃士根發於內枝葉自暢於外是以生色。雖然無所勉強也。然而衆人之性。一君子之性也。雖爲氣拘物蔽。此理究未嘗亡。苟能猛下工夫。無自戕賊。則根心生色之效。亦可以馴致矣。愚按四體不言而喻。猶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節也。從容中道不勉而中。此蓋孟子晚年自道其所心得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己歸矣。

朱注。已歸。謂己之所歸。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朱注。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

陳氏蘭甫云。五畝之宅云云。凡三見。一對梁惠王。一對齊宣王。一言西伯善養老。此亦古書之文。而孟子述之也。西伯善養老亦兩見。一言文王之政。一言五畝之宅云云。然則五畝之宅云云。必古書所記文王之政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

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安否日中又至亦如之日暮又至亦如之食上必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大孝之至虞舜而後一人而已養老之政所以教民孝也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爲政治中之經畫而其本意則在於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可見文王之民無有不孝者矣孔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和氣積於寰區而後政治理政治理而後國可長久也明王以孝治天下惟文王足以當之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無凍餒之老者其爲錫類也大矣厥後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以報之者夫豈過哉夫孝教之所由生也政治之根源也後世政治家但知政教之並重而不知教之當寓於政政之當本於教人君有能以孝爲治繼文王而興者乎予日望之矣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趙注易治也疇一井也教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

愚按此言開源之法也易其田疇爲政者非獨田疇當易也惟中國以農立國故以田疇爲本事爾薄其稅斂非獨田地稅當薄也亦舉一事以爲例爾凡生利之區無論何事皆當薄其稅斂於是民力紓而民日富財用日足孟子曰民可使富也未嘗曰國可使富也蓋富民正所以富國也此理財之要旨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方云水火一喻
意既生新筆勢
亦飛舞

方云通章用喻
正面只一兩筆
之神形容不測
之理內涵精采
不露而人自見
其淵然之光蒼
文然之色是為至

張氏云食之以時食民之力則以其時如樂歲寡取而凶年糞其田而不足乃取贏焉則非以時矣用之以禮如城郭宮室宗廟祭祀幣帛饗殮百官有司之類是其用之不可闕者而莫不有制焉所謂禮也孟子之所謂理財蓋如此愚按此言節流之法也大學言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謂生利者多分利者寡也食之以時則食之者有制矣用之以禮則用之者當理矣此皆言分利之有節制也易傳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之為義非特可以省財抑且可以養德易傳又曰損上益下民悅无疆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凡此名言俱係經濟原理後世味焉日以搜括吾民為事而民日貧而國亦日貧而天下乃日亂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慕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裁成經制之道盡矣水火民之所最貴也乃轉而為賤者至足故也菽粟足而民皆興於仁矣或謂此蓋孟子先富後教之意愚謂不然孟子此言蓋謂民有為善之資皆樂於行仁爾若夫民不可一日無菽粟也聖賢於富教兩端實有兼行並進之道古人稱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言其期限大略如此非謂生聚之時不教訓教訓之時不生聚也倘必俟菽粟如水火而後教吾民恐無是理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朱注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泰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

井禮不可以語
於海者拘於虛
也曲士不可以
語於道者束於
教也讀莊子秋
水篇亦有此等
境界

凡人著書少年
時每多發皇氣

觀也。

張氏云。莫非水也。而海為之至。觀於海。則天下之水皆難以進於前矣。莫非言也。而聖人為之至。遊於聖人之門。則天下之言道術者皆難以進於前矣。以其至而不可有加故也。

愚按易傳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聖人之言。廣大精微。要以立誠為主。讀聖人之書。則諸子百家。舉不足道。故曰。難為言。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朱注。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張氏云。此章首言聖道之大。次言其無窮。蓋欲知聖道之大。當於其無窮者觀之。而未又言志於此道者。以實有諸己為貴。若能。有諸己積之久而後。其無窮者可循而達也。

愚按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斐然成章。聖門之學。成章為貴。成章者。成文章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滋乎。不言道而言文者。道必寓於文而始顯也。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必麗於器而始見。文章者。器之最華者也。是故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言之無文章。則行之不遠也。達字有由近及遠之義。達其意。達其理。而後達其道。而後達之天下達之萬世也。然則成章者。聖賢傳道之根源也。顧不重哉。若離文章而言道。非失之空虛。即失之鄙俗。終於不達而已矣。或問後世學者如何。而可成章。曰。先讀孟子。次讀諸經。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象至中年則漸
續密而精錄
更收斂前三篇
矣孟子前篇錄
文極發皇其中
尚不免有枝辭
四五篇純粹積
密至告子篇則
收斂更至盡心
此章與首篇首
章與六篇宋程
章相較覺精之
尤精鍊之尤鍊
矣而末節一閱
字尤所謂精義
入神者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古語云。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孳孳為善者。惟恐不及之意也。吾始以為舜大聖人也。不可幾及者也。乃孟子言舜不過曰。孳孳為善。可見舜不過於終日之間。取人為善。與人為善而已。然則舜亦何難至哉。

古語云。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孳孳為利者。亦惟恐不及之意也。吾始以為蹠大惡人也。千萬中不得一二者也。乃孟子言蹠不過曰。孳孳為利。可見蹠不過於終日之間。惟利是圖而已。然則天下為蹠者何其多哉。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朱注。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

愚按此間字最深細。吾始以為人皆有良心。利與善之間。至易判決。後乃知此間字正不易判決。蓋利善交戰之界。即天交戰之幾也。或初念為善。而繼念為舜。或今日為蹠。而明日為舜。或少年為蹠。而晚年為舜。反而言之。或初念為舜。而繼念為蹠。或今日為舜。而明日為蹠。或少年為舜。而晚年為蹠。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蓋至於喻而利與善之間。相去遂如霄壤矣。人禽之判。在此間也。可不懼哉。君子之學舜也。其於好善無以尚之。其惡不善如惡惡臭。而又操心以省察之。窮理以精研之。臨事判決。無所係戀。終身於善。鑲而不舍。其斯以為舜之徒乎。其斯以為舜乎。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朱注。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已。

愚按。楊朱為老氏弟子。老氏之學。務在致虛守靜。養神自闕。不肯勞其心。以為為人。楊子傳其學。派故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蓋自私自利之弊。必至於此。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趙注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已樂爲之也

焦氏禮堂云趙氏以突明摩謂摩迫其頂髮爲之禿也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爲之劉熙曰致至也又任昉奏彈曹景宗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據此則趙劉所有之本注並同矣按此說極精審蓋古本作致於踵唐宋以後本誤以致於二字合爲一字遂作放踵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朱注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

愚按執中二字見於古書此執字非固執之執乃操執之執言執乎過不及之中也貴乎有權以審度之易傳曰巽以行權巽爲風言隨時隨地而遷移也非窮理之至精者不足以語此若執中而無權則爲固執之執矣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朱注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善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又引楊氏云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愚按張氏謂執一者知一而不知萬愚謂不然孔子曰一以貫之又曰推十合一萬本於一一推爲萬凡知理一者必先知分殊者也執一者執其一偏之一而不知全體之一是以舉一而廢百吾故謂執一者非特不知萬并不知一

方云此章以惡執一三字爲主爲我兼愛易辨執中一層難辨非孟子不能發此微言

方云以飢渴之
害爲心害是千
古人心病根語
意警切動人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人不得食則飢。飢則甘食。愈甘食而愈不得食。乃奔走以求食。而不暇擇食。人不得飲則渴。渴則甘飲。愈甘飲而愈不得飲。乃奔走以求飲。而不暇擇飲。是悖乎生理而失飲食之正道也。於是乎害及口腹。以傷其生。人心甘富貴。乃奔走以求富貴。而愈不得富貴。甘利祿。乃奔走以求利祿。而愈不得利祿。憧憧爾思。失其天命之正。於是乎害其心。喪其名。以喪其身。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今世之人。揚揚然號於衆曰。我爲飢而求食也。我爲渴而求飲也。不得已也。苟得飲食。則廉恥不復顧也。是以飢渴之害爲心害也。失其本心。非人也。且夫天下飢者固多。然飢而死者百不得一也。天下渴者固多。然渴而死者百不得一也。能立乎其大。暫忍須臾。則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矣。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不過於利害生死之間。能暫忍焉。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張氏云。易曰。介于石。謂其所守之堅也。孟子斯言。發明柳下惠之心。與夫子謂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同意。夫以夷齊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其不屑就之風。疑於隘矣。而夫子稱其不念舊惡。其心量之廣大如此。然則夷齊之清。可得而論矣。以柳下惠之不羞汙君。不卑小官。其不屑去之風。疑於不恭矣。而孟子稱其不以三公易其介。其所守之不可奪。如此。然則柳下惠之和。可得而論矣。蓋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其心。非有所慕也。亦行其天理之當然者耳。故於小官有所不辭。至於爲士師。則三黜矣。彼雖三公之貴。無以易其堅守。則其於世果何所求哉。是乃和而不流。而爲和之至也。若執老氏和光同塵之論。與

物皆變而謂之師。柳下惠是乃賊夫和之理者也。然則欲知柳下惠者當於孟子斯言玩味之。愚按不以三公易其介與不卑小官事相因世之卑小官者高自位置及遇大官則向之所不屑為者皆不憚屈已以求之卑鄙齷齪之狀態於是悉露此無他當其卑小官時其歎羨大官之思已隱中於其骨也人不可以有官骨有官骨則一日不可不為官未官之前鑽謀倖進退官之後佗僚無聊而所謂介者乃掃地盡矣柳下惠所以為聖之和者正以其介介所以立和之體介以行和而後不流也此其所以為惠也而後世竊三公之位者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且曰我學和也我學惠也無忤於世庶幾保我高位也噫嘻和哉其可以為藉口哉惠乎惠乎其可以為藏身乎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軼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趙注有為為仁義也軼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有為者中道而盡棄前行也

張氏云天下之事為之貴於有成譬之掘井至於九軼其用力亦勞矣若不及泉而止則亦為棄井而已夫士之為仁義固當循循不已以極其至若用力雖勞未有所臻而畫焉則亦不得為成人而已

愚按此與論語譬如為山章義相近有為者精神而已矣凡人作事所以半途而輟者非必其無恒心不善用其精神也大抵學者無論為學辦事之次第約分三層其始貴有勇猛邁往之精神其繼貴有優游涵養之精神其終貴有貞固不渝之精神夫然可以無所不用其極掘井而不及泉者鮮矣若心不定志不堅氣不沈遠一閱之氣習而欲以有為吾恐其并九軼而未掘也夫以一國之學者終日為棄井終年為棄井終身為棄井吁我心惻矣天生我有用之精神果何為乎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朱注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張氏云堯舜性之者自誠而明率性而安行也湯武身之者自明而誠體之於身以盡其性也性之則不假人為天然純全身

方云此亦論王
霸之辨性之身
之假治學三層不
但論治學者心
術之際亦當以
此自省

方云久假不歸
二句可畏之至
初假時本體未
盡迷到後來習
慣成性直不認
得本來面目矣

之則致其踐履之功以極其至也然而其至則一也此生知學知之所以異堯舜湯武之聖孟子特以兩言明之而其所以聖者亦無不盡矣

愚按假之者假也固係假借之實則假竊之也固係假飾其行為實則假襲其形貌也故曰假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朱注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

愚按張氏云五霸暫假而暫歸者也五霸桓公為盛召陵之盟仗王室之事以責楚亦可謂義矣而執陳轅濞塗之舉接踵而起葵丘之會殺牲載書而不歃血亦可謂信矣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此皆歸之遠者也若使其久假而不歸亦豈不美乎孟子斯言開其自新之道也蓋張氏之意以歸為歸宿之歸如其說恐開人作偽之漸竊有未安天下有誠而入偽者矣未有可作偽以終身者也張氏以堯舜為由誠而明湯武為由明而誠夫誠與偽不並立者也五霸假借仁義之名正所謂假也偽也惟其專以作偽為事是以春秋時大亂而不治卒成戰國機械變詐之世蓋三代以下人心世道所以日趨於偽者實以春秋時為之樞紐而皆由五霸有以提倡之也君子論人觀於心術之微此仲尼之門所以羞稱桓文之事也愚嘗有言人君所最忌者曰假士大夫所當深戒者曰假國民所當深惡而痛絕者曰假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朱注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

方云二句要言
不煩此是孟子
老年文字若在
萬章篇則有多
少發揮矣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張氏云：善乎孟子論伊尹之事也。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志謂所存主處。伊尹受湯之託，居冢宰之任，而太甲初立，固已顛覆湯之典刑，惟伊尹志存乎宗祀，變而得其中，方是時，太甲在諒陰也。故徙之桐宮，廬先王之墓，側去國都而處郊野，使之動心忍性，而有以深思焉。書曰：王徂桐宮，居憂。是伊尹以冢宰攝政，而太甲居憂於桐耳。太甲在桐，克終允德，則於繚除之際，稽首奉而歸，毫焉伊尹之心，始終純一，以宗祀爲主，而拳拳乎太甲者也。太甲之克終，雖由其自怨自艾，以能改過而實亦自於伊尹之至誠無息，有以感格之也。然則伊尹之志，蓋可見矣。若無伊尹之志，徒以君不賢而放之，則是篡亂之所爲耳。孟子斯言，所以垂訓來世者，嚴矣。

陳氏蘭甫云：不以三公易其介，柳下惠之清也。一介不取，伊尹之清也。故曰：聖人之行，不同歸，潔其身而已矣。顧亭林云：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澧謂伊尹放太甲，霍光徐羨之等效之，其後皆及於禍，若廢而復立，則更無能效之者矣。惟其祿之以天下，弗顧，故太甲被放而不疑其篡，蓋其才略膽氣固亘萬世而無兩，而所以不及於禍者，祿之以天下，弗顧也。此亭林所謂本也。

愚按：蘇子瞻伊尹論云：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渺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闕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諍之，蓋非常之事，固非常人所能測其蘊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志者心術之微也。君子之心，亦惟可盟諸天地，可對於天下而已矣。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

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張氏云：伐檀之刺，蓋謂在上者無功德於民而享其奉，故以不稼不穡而得禾不狩不獵而得獸者爲比。非必欲君子稼穡而後食也。公孫丑以君子不耕而食爲素餐，其爲詩也亦固矣。其弊將至於爲許行之徒之論矣。故孟子告之以不素餐之大者。夫君子仁義脩於身，其居是國也，用之則民被其澤而安富，君由其道而導榮，如其未用，子弟從之則亦薰陶乎孝弟忠信之習而足以善俗。君子之教人使之由於孝悌忠信爲先也。忠信對言之，忠則存於己者無不實信，則待人者無有欺也。君子有益於人國者，是其爲不素餐孰大焉。

愚嘗有言：禍莫大於素餐。以農工商之脂膏汗血而士人假虛名安坐而食之，此天道人事所不容者也。君子居是國也，必自考其成績，其君用之其机隍乎？其貧弱乎？其子弟從之其桀鰲乎？其浮誕乎？則宜奉身而退。若戀戀不去，則愧恥孰甚焉。夫食者世之所以濟我而我所以爲濟世之資者也，倘必如孟子之學問德行而後謂之不素餐，則天下誠無不素餐之人。然君子處世必當每日自省其所食與其所事，足以相稱而後可以仰不愧而俯不忤。不然，素餐之禍吾見蓋不一而足矣。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顧氏亭林云：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計亦無多人。爾武王作酒誥，書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此謂農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此謂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百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則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羣萃而州處，四民各自爲鄉之法哉。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爲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爲輕重。文者爲儒，武者爲俠，嗚呼！游士興而先王之法壞矣。彭

更之言。王子墊之間。其猶近古之意與。

愚按亭林先生之言。至為深切。許氏說文云。士者事也。將以任天下之事也。乃戰國以來。士皆無事而食。甚至游談不根。析言破律。亭林先生又嘗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北方之學者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南方之學者也。於是游民之外。復有所謂游士者。嗚呼。恥已。

孟子曰尚志

張氏云。尚志者。以立志為先也。主乎仁義。所謂志也。不主乎仁義。則偃偃然。何所據乎。謂之志不立。可也。

愚按。吾人求學。以立志為唯一之宗旨。苟立志為千古第一等人。即為第一等人。若因循不振。悠悠忽忽。自甘下流。則吾亦未如之何也已矣。程子謂學者不立志。直無可造之望。愚亦嘗謂。今世學者若不立志。為聖賢而徒囂然自命。則亦無可造之理。然尚志而務空言。亦無當也。要在躬行實踐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愚按。殺一無罪。非仁也。充不忍之心也。若推勘至精深處。即如曾子所云。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皆不忍之心也。如是則國民無負枉者矣。豈有殺人以利一己之事乎。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道非義。一介不以取諸人。足為千古豪傑之法則。漢楊震却暮夜之金。曰。天知地知。爾知我知。何謂無知者。更覺大義凜然。士未有不慎於所取。而能成學問事業者也。此節更當與持志養氣章參看。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而後浩然之氣。塞於天地之間。若稍有不仁不義行。有不慊於心。則其氣餒而不能當大任矣。然則大人之事。皆吾天性中所固有也。易曰。利見大人。君德也。

斷制謹嚴是為
法律家文字之
祖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
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張氏云。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避兄離母。處於於陵。齊人高之。以為若斯人者。不義而與之齊國。亦將必不受也。孟子以為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蓋孟子以人倫之際察之。而知其不可信也。人之所以為人者。莫大於人倫。所謂親戚君臣上下是也。今仲子廢親戚君臣上下。而欲以潔其身。飾小廉。而妨大德。其不知義固已甚矣。又烏能不受不義之齊國乎。古之善觀人者。必於人倫之際察之。而其人得失淺深。可概見矣。四岳之舉舜。則曰克諧以孝。而已堯之降舜。以二女觀其嬪於虞而已。此舜之所以聖也。冀缺與其妻相待如賓。而曰季知其能治民。茅容殺牲先奉其母。而郭林宗知其可以成德。是亦善觀人者也。若仲子廢天倫而徇私意。以其小廉信其大節。烏乎可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朱注。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皋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朱注。言皋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朱注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朱注踐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

羅氏羅山云天下事惟各盡其道而已。事有萬難兩全者必欲曲為全之必至違理而從欲。非聖賢之用心也。譬殺人在皋陶之道。惟知有執而已。殺人者死。義本於天。豈以天子之父遂棄法而不論斯時若為天子之父計。思欲有以全之。則法必不能全。非士師之道也。在舜之道。則祇有逃而已。朝廷之法。必不可違。愛親之心。詎容稍間。惟有舉天下而棄之。竊負逃之。海濱則天下之法已伸而愛親之心已全。斯時稍有眷戀神器之意。依回不去。不舍親以就法。則必棄法以全親。夫以其父之故。至天下之法不能行。非所以為天子之道。以不肯棄天下之故。致令天下之法為吾父不能行。又非所以為子之道也。曰執曰逃。此聖賢之各盡其道。一無所顧慮。其間所以為天理之極人倫之至也。

愚按法者原於天者也。情者發於天者也。書曰象以典刑。又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此皋陶之受於帝而實受於天者也是以。

方云此亦可為
記曾子固墨
池記用筆祖此

皋陶之心但知有法法不可撓雖天子之父亦不容以不執天子不得而禁之所謂司法獨立也家庭之間非計較是非之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是以致舜之心但知有父雖天下亦所當棄終身訢然而樂者至情之不容已也故法也情也皆天也非人之所得而私也法依於理皋陶執瞽瞍之論窮理之至也情根於性舜竊負而逃之論盡性之至也讀孟子此章可以知法理之所從出可以知情性之所由極自後世有枉法之事而天下於是無法自異學有忘情之言而天下於是無情嗚呼無法無情而欲求世之大同吾恐其愈行而愈遠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朱注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愚按人居高明之地氣象即儼然不同雖然此特氣體之矜異耳曷足貴乎孟子一見王子而即感歎若斯者蓋德盛仁熟無往而非道德學問之思也

孟子曰

張氏云第一節乃孟子初望見王子之時而有所歎以下乃孟子既見王子之後退與門人講論者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張氏云。王子宮室車馬衣服亦多與人同矣。而王子若彼者。以其居是勢位。不知所以然。而氣體為之移也。况於居天下之廣居。則其氣質所變當如何哉。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朱注。埳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愚按。此章注重一居字。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以天地為廣居者也。天地萬物無不歸吾之位。育此心坦坦蕩蕩。廣大清明。而何跼蹐之有乎。士大夫讀此章。既消其鄙吝之思。自無鄙倍之氣象矣。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張氏云。此章言交際之道。夫徒食之而愛心不加焉。徒愛之而敬心不加焉。則與豕交。獸畜何以異。蓋人道之相與。以敬為主也。

愚按。戰國時。養士並雞鳴狗盜者。而畜之。則其待士之禮可知矣。豕交。獸畜而猶戀戀而不去者。為利祿耳。嗚呼。儼然人面也。而乃甘同於豕與獸乎。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朱注。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豕交獸畜生辣之至所謂誅心之論也

恭敬之實。非必共天位。食天祿也。但觀其誠意之實耳。朱注拘留也。愚意留者自留也。拘者人拘之也。恭敬無實。不過周旋世。故貌合神離而已。是非其本心之自留也。爲人所拘也。爲利祿所牽。乃爲人所虛拘也。曾君子而出此。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

張氏云。告子謂食色性也。此爲舉物遺則混於人欲。而莫識天理之一源。若孟子謂形色天性而繼之以聖人踐形之論。是爲物則兼具者矣。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之爲言履踐之踐也。蓋二五交運而賦形。萬殊惟人得其秀而最靈。有是性則具是形。以生人雖有是性。然不能盡其道。則形雖人也。而其質莫之能踐矣。惟賢者則求以踐之。脩其身所以踐形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爲不如是。則爲墮廢天之所命。無以爲人之道。而失其賦形之理。故也。然踐之非聖人莫能盡。蓋人之道。至於聖人而後無所虧也。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盡性則可以踐形矣。蓋形之外無餘性也。或以此章首云。形色而其後止云。踐形爲疑。蓋形之有色。亦其自然者耳。能踐形則仁義禮智充於內。而粹然生色於外。蓋亦無不盡矣。

陳氏蘭甫云。僞孫疏甚有精善處。孫奭正義係宋邵武士人假託見朱子語錄。又四庫提要言之甚詳。如形色天性章疏云。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性。體性以踐其形。故體性以踐目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之形。而得於性之聰。以至踐肝之形。以爲仁。踐肺之形。以爲義。踐心之形。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臟之形。各有所踐也。故能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關。其運無乎不在。茲其所以爲聖人。與如此段。精善之至。近人以其僞而蔑棄之。不知其有可取者矣。

愚按。自程子有義理氣質之說。後人言性者。多高談義理。惡言氣質。不知人有耳。即有當聽之。則有目。即有當視之。則有口。即有當言之。則以及足。容重手容恭。無非天則也。人若舍形色。豈能爲善言性者。詎可惡言氣質乎。張子西銘云。其踐形惟肖者也。肖者肖乎天也。曷謂肖乎天。喜怒哀樂之得其中。猶春夏秋冬之得其時。風雨晦明之得其節也。故曰。惟聖者能之。然則欲

盡乎爲人之道者正當於形色中求天則不當於虛無處求靈明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

張氏云喪服之制本於人心之不可已者聖人節文之而爲之中制所謂天理人情之至者也而宣王乃欲短之則其良心之陷溺亦已甚矣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朱注紵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張氏云孟子以紵兄之臂爲喻者知紵兄之爲非則勿爲可也而謂之徐徐是亦紵之而已矣先王之制不可及也三年之間賢者視之如白駒之過隙特以制禮之中不敢以有過耳若於此欲有所損焉則爲廢禮而不仁矣故曰亦教之孝悌而已矣夫使其知孝悌之所以然則爲弟者其忍紵其兄乎而爲人子者其有不三年者乎所謂教之孝悌者亦即其良心而感發之耳

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朱注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張氏云。孟子意以爲。王子有父。在有君。母在。王子欲服其母之喪。而禁之。使不得伸。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謂雖加一日。猶愈於已。以王子之心。欲終之。而弗得。遂其志。故爾。若宣王之服喪。則孰爲之禁哉。莫之禁。而弗爲。則三年之制。雖一日。不可以損也。

愚按。三年之喪。稱情立文。以爲之制。發於人心之所不容已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所以報之者。不過如斯而已。曾子曰。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三年之喪。而短其期。是不可復者也。夫欲終之。而不可得其心。可哀也。雖加一日。愈於已。其心可原也。莫之禁。而弗爲。其本心果安在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教育之術。千變萬化。孟子所謂教者五。不過舉其大綱耳。非必盡於是也。

有。如。時。雨。化。之。者。

張氏云。記曰。當其可之謂時。所謂有。時。雨。化。之。者。也。言如。時。雨。之。造。化。萬。物。也。今。夫。物。之。萌。者。欲。發。甲。者。欲。拆。於。是。時。也。而。雨。及。之。則。皆。得。以。遂。矣。蓋。不。先。不。後。當。其。可。而。適。與。之。會。無。待。於。彼。之。求。也。君。子。之。教。人。其。察。之。精。矣。於。其。時。而。告。之。得。之。者。如。物。之。被。時。雨。焉。其。於。欲。達。未。達。之。間。所。賴。者。深。矣。龜。山。楊。氏。以。爲。如。告。曾。子。以。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蓋。曾。子。未。嘗。問。而。夫。子。呼。以。告。之。當。其。可。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張氏云。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之。如顏閔仲弓之徒。其德之所成。雖存乎其人。而成之者。聖人也。達財者。因其材而達之。如賜之達。由之果求之。藝雖其天資所稟。而達之使盡其材。則教之功也。

愚按。成字。達字。甚有味。德字之義。从直。从心。直道之人。最為近道。所貴有以成之。財字與材通。譬之樹木。方在生長。雖有凌霄蔽日之資。無由迅發。所貴有以達之。成者。優游涵泳之義。達者。曲暢旁通之義。

有答問者

張氏云。成德達材。答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專為凡答其來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

有私淑艾者

張氏云。所謂私淑艾者。蓋不在於言辭之間。躬行於身。而觀者化焉。凡動容周旋之間。無非教也。君子之善治其身。非為教人也。身脩而教在其中。成己成物之道也。

羅氏羅山云。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上。四。等。其品有差。是以及門者定之也。有私淑艾者。其中品詣不一。有竊用其善言善行而成德者。有因其議論行事而達才者。有參考詳辨。如相答者。有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遠接其道統者。是亦教澤有以及之。故皆云君子之所以教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此言教人之法。易臨卦之象傳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坎卦之象傳曰。君子以習教事。所以思所以習者。皆研究教人之法也。自

學者而言之。倘軼乎五者範圍之外而敖焉。而惰焉。而浮焉。而誕焉。而蒙昧不率教焉。則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道者中庸而已。無所謂高也。不必震驚其美也。更無所謂若登天然而不可及也。惟學者不知殫心以求道。而道乃終不可及。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

朱注。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愚按。聖賢教人。無枉道自貶之理。若廢其繩墨。變其彀率。則不成爲教矣。後世教者。因學人之憚於深造。動輒遷就降格。以從之。曰。求淺。求淺。馴至規矩繩墨蕩焉。無存稍課。以高深之學理。即茫然而不省。學術日陋。程度日卑。屈子曰。固時俗之工巧兮。循規矩而改錯。自無異於自窒其智識。自就於淪亡也。悲夫。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張氏云。君子之教人。引而不發。引之使向方。而發則係於彼也。躍如者。言其自得之。如有所興起於中也。蓋理義素存乎其心。向也。陷溺而今焉。興起耳。道以中爲至。中道而立。其能者固從之。其不能者亦莫可如之何也。已亦猶大匠設繩墨。羿爲彀率。以示人。其能與不能。則存乎其人耳。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正大之體。而天地之情也。雖然。學者於聖賢之言。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其所謂繩墨。彀率者。而勿舍焉。及其久也。將自有得。不然。而先起求躍之意。則是斬獲助長。爲害滋甚矣。

愚按。是所謂師範也。愚嘗謂禮記學記一篇。爲後世師範之權輿。其中至精之言曰。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者。謂示以道塗。而不牽引之也。強而弗抑者。謂雖勉強之。而不抑其志意也。開而弗達者。謂開其端。而不竟其緒也。皆所以養

一章五句老練
如霹靂手孟子
中最簡鍊之文

其自治自覺之力也。教育之道發之盡則學者將至於不思故以開其自治自覺之機為貴引而不發即俾其自覺之機也。躍如者即學者之自覺也。非虛無縹渺之道也。中道而立不抗不卑之道也。高者可以俯而就卑者可以仰而企。聖人設教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善世博化正在於是。能者從之天下皆能者也。惟自安於不能而自棄其能則終於不能而已矣。上章言教人有因材施教故天下無棄人此章言教人無自貶之道故國民可進化。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張氏云天下有道則身遠而道行所謂以道殉身也天下無道則身退而守道所謂以身殉道也道之於己不可離也故非道殉身即身殉道以身殉道者可見潛龍確乎不可拔之意蓋處無道之世為難也

愚按以道殉身言以道隨乎身而不離惟恐或失其道也以身殉道言以身隨乎道而不舍惟恐或失其身也乃不曰從曰隨而曰殉者朱注謂殉如殉葬之殉以死相從而不離也其說至為切實孔子曰守死善道以死善其道即以身殉道也又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與此節亦互相發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朱注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愚按以道殉乎人者李斯是也以身殉富貴以身殉利祿乃至以身殉五刑迨乎將死而始悔晚矣嗟乎以身殉道者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道殉人者棄道滅身遺臭於萬年揆厥所由特不過一念之差耳豈不可懼也哉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趙注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趙注。挾。接也。滕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答矣。按。接持也。言挾持也。

張氏云。受道者以虛心爲本。虛則受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胸中。而可告語乎。故空空之鄙。夫聖人未嘗不竭兩端之教。而滕更之在門。若在所禮而不答也。使滕更思其所以不答之故。於其所挾。致力以消弭之。其庶幾乎然。則孟子之不答。是亦誨之而已矣。

愚按中庸云。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問也者。輔學之不逮。發學之所未明者也。乃所以求學也。若意之不誠。豈求學之道乎。雖然。後世更有挾意氣以凌師長者。則獲罪尤大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張氏云。此觀人之法也。人之秉彝。不可殄滅。故其日用之間。有不可已者焉。有所厚者焉。皆其良心之存者也。不可已者。如哭死而哀之類是也。所厚者。人倫之際是也。若於其不可已而已焉。則之人也。何所不已乎。若於厚者而薄焉。則之人也。何所不薄乎。已則生理息。簪則怨道亡。是殘賊陷溺其心之甚者矣。

其進銳者其退速。

張氏云。天下之理。進之銳。則退必速。蓋不進則退矣。其進之銳者。即其所爲退之速者也。庭燎之詩。始而夜未央。中而未艾。終而鄉晨。君子於其未央也。則知其必至於鄉晨也。此三者。雖觀人之法。而亦自治之要也。

愚按孟子傳子思之學。發明中庸之道。此章乃言太過之弊。或謂上節係不及之弊。非也不可已而已者。已之太過。拔一毛利。

天下而不爲楊氏之學也。所厚者薄薄之太過。墨氏之學以薄爲其道也。進銳退速。君子之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也。孟子於逃楊逃墨之徒皆思有以受之而於爲學之助長躁進者則更欲引之於中庸之道也。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世衰道微。聰明之士既皆流於異學而忘本而吾人之爲政治學術者皆以求進太速其升愈驟其墮愈深。以至學問事業皆廢於半途。此尤聖賢之所深憫而思有以切戒之者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張氏云理一而分殊者聖人之道也。蓋究其所本則固原於一而循其所推則不得不殊。明乎此則知仁義之未嘗不相須矣。夫君子之於物無不愛者猶人之一身無尺寸之膚而非其體則無尺寸之膚不愛也。然曰愛之而弗仁何也。夫愛固亦仁也。然物對人而言則有分矣。蓋人爲萬物之靈在天地間爲至貴者也。人與人類則其性同物則各從其類而其性不得與吾同矣。不得與吾同則其分不容不異仁之者如老其老幼其幼之類所以爲交於人之道也。若於物而欲仁之固無其理。若於人徒愛之而已則是但以物交而人之道息矣。故程子曰人須仁之物則愛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由一本而循其分惟仁者爲能敬而不失也。

愚按此所謂等也。平等之說實始於墨氏之愛無差等論者。因欲以家庭之愛情移之於社會社會之愛情移之於國家。不知家庭自有家庭之愛情社會自有社會之愛情國家自有國家之愛情其說固已淺陋矣。至欲以親親之事行之於仁民仁民之事行之於愛物則尤不通之甚者也。夫親親仁民愛物皆發於不忍之心所謂理一也。然親親有親親之道仁民有仁民之道愛物有愛物之道各有其等差而不可越各有其秩序而不容紊。所謂分殊也。夫人道天地間之最貴者也。然言人道而至於無別將以施之於父母兄弟者施之於途人無論其理之不可也。其事豈可繼乎。近世墨氏之學盛行平等之說尤熾。吾惜

其不讀孟子也。夫孟子之學說所以維人道於不敝者也。

又按親親仁民之道。第一篇桓文之事。章第二篇不忍人之心。章言之甚詳。而愛物之道。極宜研究。說者曰。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即愛物之道也。彼動植物。惟不能言耳。其痛苦之情。無異於人也。故當有以體之而恤之。此仁人之言也。吾人所當遵守者。然愚嘗謂愛物不但愛天然之物。更當愛人工之物。老子曰。聖人善救物。故無棄物。此物字即指人工物而言。人工物有萃數十人。數人之力而成者。有盡數十年。數年之力而成者。即使為一人之事。數日之功。亦必竭其心思手足。辛苦艱難。而後成。我能造是物。固當愛是物。我不能造是物。尤不當不愛是物。故夫率意毀壞人工物者。皆養成其殘忍之性者也。彼人工物亦惟不能言耳。其所以愛之護之而補救之。使歸於有用者。與動植物一也。是故聖賢之愛物。自有情之物。推而至於無情之物。夫然。故天下無棄物。乃可謂之愛物。然則愛情之在天下。何往而不普及乎。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張氏云。聖人之道。有綱有目。有本有末。非若諸子異端之漫而無統也。堯舜之智而不徧物。堯舜固有所不知者。如百工之事。堯舜豈能盡知乎。惟能急先務。故其知無不周焉。堯舜之仁不徧愛人。如博施濟眾。堯舜固以為病矣。惟其急親賢。故仁無不被焉。皆以急為言者。以言其所當先者也。

愚按。當務為急。所以為智。不廢精神於無用之地也。急親賢。所以為仁。不令小人間之也。堯舜之急先務。正德利用。厚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也。堯舜之急親賢。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也。若徒泛濫其知。而凡事不能提綱挈領。焉得智。小人進用好惡乖違。焉得仁。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

知務

朱注。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

愚按。不知務者。日多則政治日壞。饑饉之薦臻也。流離之載道也。不察也。乃猥而問牛喘。見漢書丙吉傳。千謁之接踵也。賄賂之公行也。不察也。乃下而撫瑣節。耗數年之心力。研究無益之事。皆可寶之時光也。何其不知務也。竭億萬之貲財。以供給無益之用。皆百姓之脂膏也。何其不知務也。泊乎後世。闕允淺妄者。流專欲以章程條例治天下。壹意毛舉細故。察察爲明文網。愈密飾僞愈甚。而天下益以多故矣。嗟夫。不知務而至於鬻其性。汨其性。不仁不智。是人役也。

孟子新讀本第七篇下

唐文治蔚芝甫著

盡心篇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或曰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此氣數之當然也天道也吾謂此非數也實理也天下之理有感斯應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則殺人之子弟者人亦殺其子弟人道貴乎恕我不以恕待人必以恕待我則所謂天道者皆人事也天不必設一網也而人自罹之天不必設一局也而人自入之大易盈虛消息之數非造物者安排於其間也而人自曲折迷惑以赴之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皆感應之理也然而庸人不悟也則喻之曰天道云爾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哀哉王之子弟也哀哉王之民也夫惠王必不忍死其子弟也至於大敗則亦已矣而必欲復之者疑我兵之或不用力忌我

將之或不用命也。於是驅其最親信之子弟以監督之。而子弟死矣。天下疑忌人者。人亦疑忌之。天下欺罔人者。人亦欺罔之。一人之疑忌。必不敵天下人之疑忌也。一人之欺罔。必不敵天下人之欺罔也。此所謂怨也。所謂公理也。所謂天道也。民之子弟皆糜爛而我所愛之子弟。乃不覺驅而殉之也。此所謂殉者。殉千萬人之性命也。惠王送以殉之也。楚靈王篡上自立。作福作威。至於乾谿之難。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有如余乎。其僕曰。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弟多矣。能無及此乎。靈王至於將死。而其惻隱之心始露。其是非之心始明也。哀哉。而惠王乃曰。願比死者一洒之。則至死而猶不悟矣。哀哉。王之子弟也。哀哉。王之民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朱注。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與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朱注。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愚按。孟子此章發明戰之必出於義。如其義也。敵國相征。如湯之征葛。西伯之戡黎。皆義師也。如其不義。即上伐下。亦不得為善。春秋時諸侯皆以私意之喜怒而興師。無出於義者。故曰。敵國不相征。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趙注。書尚書。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於上帝。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於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問。天不能問。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為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趙注武成逸書篇名言取其兩三簡策可用者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張氏云仁人蓋無敵人以至仁伐至不仁天人應之又何待戰關殺傷之多也以是知血流漂杵之言為不足信者矣戰國之際日以干戈相尋糜爛其民而莫之卹意者血流漂杵之言未必不為藉口耳雖然詳味當時武成之所記特以形容紂有如林之衆離心離德前徒倒戈自攻其後而有漂杵之勢用以足周之無敵然而漂杵之言則不無過矣學者讀書要當默會其理者執辭以害意則失之遠矣。

王氏船山云集注云杵舂杵也雖云書不足信然言事亦必有其理而後成文師行糧食戰則齎糗糒守則輸米以炊未有挾杵曰以行者如云居民廬舍中之舂杵則甲子之師陳於牧野非擣壘陷城何至入民廬舍而殺人杵杵本櫛字之譌謂盾也凡為盾之木材必輕而製薄故有可漂流之理雖為己甚之辭然亦後世尉僚白起之兵所或有也按賈誼過秦論云流血漂櫓櫓即盾也即隱用血流漂杵義。

愚按書不可盡信為孟子特剏之論非豪傑之士不能發此言在戰國時古書已不可盡信而况秦火之後乎彼拘文牽義傳會穿鑿者何容復置其隊乎雖然孟子曰取二三策而已矣韓子曰辨古書之真偽惟能信古書而後能辨古書後之學者要在博學論世然後能廣其見聞高其學識亦毋因孟子之言而輕疑載籍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善戰者服上刑孰刑之天刑之也天不能刑人則人刑之也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孰罪之天罪之也天不能討有罪則

起得突兀以下局勢尤極開展

人罪之也。且夫古之用兵者，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漢書藝文志載此三家，則善為陳善為戰，何嘗非兵家之要略。然而孟子痛惡之者，惡其以教戰為本務也。教貪罪也，教詐罪也，教戰大罪也。一人教戰，則千百人好戰；千百人好戰，則被其禍害者千萬人而不足，而其流毒之久，至數十年而無窮。彼其以殘殺為快心，以戰攻為得意，日日言練兵，日日言自衛，少年血氣未定之士，靡然從風，侈口高談，兒戲生命，鬻端一開，鋒鏑交於朝市，骸肉薄於郊原，民吾同胞，呼號滿路，而殘忍之性，漠然無所見聞，且詡詡自得，以為強國之計，在是焉，至是而造物好生之心，漸滅無餘，旦夕之間，其性命其身家，其子孫，皆與之而俱盡痛矣。夫蓋教戰者，天道之所深惡，亦人道之所必誅也。三世為將道家，且以為忌矣。曾明哲者，而猶不悟乎。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斯言也。世皆以為迂矣。然而縱觀史策，不仁之君，未有能敵人而不敗者也。樂殺人之君，未有得志於天下者也。好仁者，好生也。好生則生氣翕聚，而天與之好生之德，感於民心，而人歸之。則天下未有能敵之者也。然而世且以為迂言也。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證之也。見其民之和也。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此引武王之事以證之也。見其兵之少也。革車，兵車也。三百兩，三百乘也。虎賁，武士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嗚呼！百姓我之百姓也。其心皆嚮我者也。我苟非大不仁，則未有背我者也。而忍敵之也。嗚呼！百姓我之百姓也。皆我之赤子也。其飢其寒，其生其死，皆我之責任也。而忍敵之也。嗚呼！百姓我之百姓也。宅爾宅，田爾田，終歲勤勤，納賦稅以盡力於公家。

者也。何以使之斷脰而折足也。而忍敵之也。嗚呼。百姓我之百姓也。家人父子。驩樂嬉嬉。循分善良者也。何以使之肝腦塗地也。而忍敵之也。嗚呼。百姓我之百姓也。至愚者。百姓也。至誠者。百姓也。一旦有事。至苦者。亦百姓也。而忍敵之也。嗚呼。百姓我之百姓也。事我也。養我也。我所衣者。百姓之指膚也。我所飲者。百姓之汗血也。我所食者。百姓之脂膏也。然而我之處心積慮者。非爲他人爲敵。百姓也。我之秣馬厲兵者。非爲他人爲敵。百姓也。我之勞師糜餼殺人如草芥而所過爲墟者。非爲他人爲敵。百姓也。我食於百姓而原野食。百姓之肉。我飲於百姓而川谷流。百姓之血。皆爲敵。百姓也。王曰。非敵。百姓也。此真仁人之言也。此周武王之有天下。所以至八百年也。嗚呼。百姓我之百姓也。世固未有敵。百姓者也。然而世常有敵。百姓者也。嗚呼。我亦百姓也。世固未有敵。百姓之人也。然而世之人。則常有敵。百姓之心也。竊願以斯言。感其良心也。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征之爲言正也。此訓故字法。征从正字得聲也。正己之道。奈何。修德行仁爲善而已矣。各正己而百姓甯矣。余嘗作善戰者服上刑論。已見離婁篇。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聖人既竭目力。繼之以規矩。以爲方員。不可勝用。規矩所以爲巧。巧即在規矩之中。易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者規矩也。道寓於器之中。學者即器而深思之。進而悟乎道。乃所以爲巧也。莊子輪扁之告桓公曰。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見天道筮。此所謂因器而悟。巧道也大匠與人規矩。即所以使人巧也。而其能巧與不能巧。則存乎其人。學者受規矩而不思。不爲或思之而不精。爲之而不熟。則終身不能以成巧。自周官考工記而後。藝學竟至中絕。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深有望於吾國之工業家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

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朱注。飯食也。糲。乾糲也。茹亦食也。衾。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顧氏。亭林云。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勞。宅天下之至貴者。必執天下之至賤。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奮勞於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澣濯之衣。修煩縹之事。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王業之所由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務也。

也。干寶晉紀論。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後能使人。其心不敢失於一物之細。而後可以勝天下之大舜之聖也。而飯糲茹草。禹之聖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濟天下而為萬世帝王之祖也。況乎其不如舜禹者乎。

王氏。船山云。衾。元衣也。王者。袞服。上衣。元象。天下裳。黃象。地集注云。畫衣。衾。衣。雖畫而衾不訓畫。且公侯之衣亦畫而不得名為衾衣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咄。嗟。天下有。刺刃以殺其父者乎。無有也。有揮戈以殺其兄者乎。無有也。然而日日自殺其父。自殺其兄者。何也。殺人之父。以自殺其父。殺人之兄。即以自殺其兄也。咄嗟吾今而後知者。知之久矣。不忍言也。乃曠觀世界。殺其父殺其兄者。不絕於耳。目至此而不忍不言也。咄嗟非自殺之者。實自殺之也。一間者。間接也。天下無直接殺其父殺其兄者。乃皆間接以殺其父殺其兄者也。咄嗟好戰而敵百姓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日日殺人之父。殺人之兄。不轉瞬而人亦殺其父。也殺其兄也。咄嗟搜括而斂民財也。剝人之膚。椎人之髓。敵人之骨。吸人之血。日日殺人之父。殺人之兄。不踰時而人亦殺其父。殺其兄也。咄嗟曾子有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吾常謂反動力之在天下。如空氣然。無隙不入。是故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人惟嗜殺而使人之父人之兄宛轉哀號於吾挺刃之下。狂獄之中此適人道之當然也。此適天演之公理也。如響之斯應也。如影之隨形也。不得免也。無可逃也。咄嗟孝經有言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蓋孝弟之至和氣所積通於神明不孝不弟之至戾氣所積乃至殺其父殺其兄者累軌連踵舉目而皆是氣之感捷似石吸鐵此非必造物之有省記也然而無銖兩之或差也此不必如釋氏之言因果也然而無毫髮之或爽也咄嗟吾今而不知宇宙怨毒之氣何日而消而太和之氣何時而方長也咄嗟咄嗟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朱注譏察非常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朱注徵稅出入

愚按此承上章而言設關爲暴正所以殺人也小民負販所得幾何而忍重稅以苦之乎古者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故天下之貨貴乎源源而流通則藏富於商賈而國用自饒今乃重重爲關以阻之使貨不得出於是乎民日困而國日貧故夫後世關之爲害譬蝮蛇之伏於心其毒未有能救者也關吏之遇商民叫囂墮突似待獄囚而百姓每至度關駭然喪胆或稍稍賄之不糜其慾罰且百倍嗟夫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夫苛政未有甚於重稅者也地方官吏之爲暴也不啻縱百萬虎狼於都邑而噬人也關吏之爲暴也不啻使百萬虎狼以當關而噬人也然而戰國時之爲關也雖爲暴也而國猶得獲其利也後世之爲關也雖爲暴也而國並不能享其利也其利歸於一二人之私橐而民怨乃叢於其君嗟夫民怨積而人思奪之矣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朱注身不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愚按此孟子述曾子之學說也大學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此即身不道不行於妻子之說也孟子所謂道即恕道也大學曰慈者所以使衆也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此即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之說也孟子所謂道即慈道也大學曰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夫不行於妻子不能行於妻子而欲以行於國人豈不慎哉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

孟子以利與德並舉蓋有深意存焉且夫人世最可怖者曰凶曰邪人生最可懼者曰殺曰亂亂者亂於利也自亂之也世之不能周於德者曰我無利也將為凶年所殺也則孽孽以謀利夫藉口於凶年以謀利是以飢渴害其心也不知放於利而利多怨則人人皆欲殺之故孟子特表之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言但為凶年所不能殺爾世界一大學校也故士君子處治世則德行日進處亂世則德行日退學者受邪世之教育譬諸受洪爐之鎔鈞身鎔骨化其不亂者幾希惟周於德者葆其本心壁立千仞能不為世俗所惑不為世風所撓易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說者曰此即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也夫素位而行獨行其願則往何咎矣故其二九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夫中不自亂而不為利所亂不為世所亂迺不為邪世之人所殺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此孟子教人以存誠也存心以立誠為貴簞食豆羹見於色卑鄙之情畢露矣不誠未有不露者也君子之道敬於內則慎獨敬於外則戒僞小人終身作僞而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者掩覆未有能久者也蘇子瞻曰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蓋碎千金之璧不難矯飾以為之若失聲破釜之時則其誠不覺一顯焉所謂莫顯乎微也是故君子誠之為貴也

雖然語有之。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後世之士。則多能讓。簞食豆羹。而於千乘之國。則盜之者。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嗚呼。仁賢者國之寶也。而竟有不信者。何也。剛愎以拒之。柔闇以敷之。敷衍之。譏諂以間之。貌敬而神離之。蓋彼有所謂仁有所謂賢。而其所信爲仁者。乃正不仁者也。所信爲賢者。乃正不賢者也。於是仁賢者。乃遂相率肥遯入山入林。而惟恐其不遠入其疆。土地荒蕪。閭閻凋敝。若無人者。然鄰國視之曰。嘻。此空虛之國也。則以爲殖民之地矣。嗚呼。仁賢者國之寶也。詩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又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彼仁賢者。方且懷忠愛之誠。纏綿悱惻之意。冀幸君之一悟。民之一蘇。乃爲人君者。曾。是莫聽而大命以傾也。豈不悲哉。

無禮義則上下亂

嗚呼。平等之說。其可行於今世乎。夫惟盛世在上者。對於下。常存平等之念。而與之相抗。夫然後名分定。國家治。易傳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言乾坤六十四卦之位。禮義行乎其中也。禮者。人道之綱。義者。人事之宜也。有禮有義。則尊卑貴賤。井然釐然。秩序明而萬事理。無禮無義。則賊民興。犯上作亂。秩序紊而萬事淆矣。且夫等者。階之級也。縱有並之之心。實無並之之道者也。泊乎衰世。在上者。對於下。絕無平等之念。而在下者。對於上。則日持平等之論。以爲若何能而居我也。於是乎詆之毀之。攻之擊之。思所以驅除之。夫是之謂亂。易傳曰。履霜。堅冰至。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而無識之徒。猶欲倡爲邪說。以爲禮義迂談。非所宜於今之世。雖有老成典型。莫之或信。國事乃蝸蟻淵。羹馴至於危亡。而不可收拾。豈不悲哉。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嗚呼。今之治國者。日日憂貧。乃日日言理財。而並不知有政事。此絕可憐而尤可痛者也。周易言理財正辭大學言生財有道。理財之本。在乎生財。未有不生財而能理財者。生財之道。備於周官管子。而莫要於農工商鑛四政。四政者。脩所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者也。大同之世。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民不愛其力。者。政事脩於上也。顧或者謂農工商鑛。其效非旦夕致。緩不濟急。當奈何。曰。自古理財家之樞紐。開源節流。當兼營而並進。譬諸歲用二萬萬之財。而歲僅得一萬五千萬之財。則惟有節省而用之。在支配之得其當而已。節流以待開源。本事足而歲計有餘久之。自源源而不竭矣。今乃不知生財而求理財。之無可理。而惟思貸財。至於貸之無可貸。國且因此亡矣。嗚呼。此其故何也。不知有政事也。不知有政事。而國於是無政事。政事愈廢。而財用愈匱。財用愈匱。而取於民者愈無制。取民無制。民不能供。而搜括之計愈日出。而不窮於是。向之急公奉上者。至是而敲剝無餘。向之依賴公家者。至是而窮餓且死。杼柚俱空。上下交困。束手無策。而猶紛紛然曰。貸財貸財。嗚呼。豈不悲哉。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不仁豈能得國。然不仁而得國亦偶有之者何也。一國之民勢弱團結力薄。猶可以私智牢籠之以武力壓服之。然亦僅有之事耳。若不仁而得天下。則自古以來未之有也。蓋天下之人心咸歸於仁。不仁者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不特非民心所樂歸。且爲民怨所交集。豈能強致。蓋人心難得而易失。民情至愚而難欺。不可以利誘。亦不可以威劫也。雖然。既不仁而得國矣。乃往往欲覬天下權謀。相尙干戈相爭。馴至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即偶有倖得之者。亦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而其獲禍則尤酷。此前史所載不仁之君。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孔子曰。進而不已必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深願其鑒於前車。返於迷復。幡然而爲仁。斯天下之幸亦一己之福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下三節承明之
方見是極平實
道理章法整

民者天地之心所寄與天子共維持天下者其好惡之心協於一世之大公故為貴君者天子是也何以知其為天子以下文
言天子而知之也為民而設經理民事故為輕雖然民貴君輕之說孟子發明之已久而後世鮮稱述之者為民而闡無智識
甚迺囂然不靖顛倒是非則失其為民之資格而為君者又輒逞一己之私意藉口於民智之卑劣倚勢作威以欺民而壓民
故輕重倒置至二千餘年今欲發明民貴君輕之義當注重於民德民智二者皆當通於孟子之學說民德何先孟子所謂不
失其良心是也民智何先孟子所謂謹庠序之教是也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王氏船山云小山謂之邱積物如山亦謂之邱易渙有邱大也衆也積之衆則大矣四井為邱亦取積多之義邱民者衆民也
所謂天下之民歸心也若偶然獲譽於隴首之農夫而為豪傑之士所不與亦何足以為天子

愚按戰國時未有共和之說（周厲王時共和行政與後代共和意異）而孟子曰得乎邱民而為天子者開共和之學說自孟
子始蓋天子者民之所推戴故民為邦本君以民為天若不為民所愛戴者則禍逮夫身而失天下故曰得乎邱民而為天子
也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者任用諸侯大夫天子之權民不得而干預之其有貪墨庸劣不稱職者糾彈之可也
若民掣君之肘而侵其用人之權則事機滯政將不理而天下亂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以守土地為職者也不能守其國將為人所滅而民亦將隕墜其身家性命則不得不變置之其所以變置者為民也為
民所以安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方云此夷惠贊也起句有嚮往之神奮乎百世以下極其思慕太史公論贊多用此法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自當變置之其所以變置者亦民之心理然也皆所以為民也夫諸侯社稷皆可變置若民則萬世以來不可得而變置者也此其輕重不待通儒閎識而知之也然而更有進者旱乾水溢當為治本之策禹之豐功在奠大川而其平生盡力者則在溝洫蓋治水利正所以重民食保民命也孟子特以社稷與民較輕重故不及此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此章言夷惠而不於孔子者天下有興起之師有成德之師說已見第二篇韓子祭田橫慕文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歔而不可禁其所感者深也若夷惠二聖豈直田橫氏而已哉首陽山石巍巍然矣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斯千古氣節之大宗也至於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憫乎進於樂天知命之學矣孟子曰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望後學者之興起於無窮也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後世亦有聞孟子之風而興起者乎夫學聖人者誰能皆得而親炙之則讀其書學其為人也斯可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也者人也此解字法也說文仁隸人部故得以人解仁也造字先有人字後有仁字仁从人从二言人相偶也凡事自一人

始而行仁。取人相偶者有己。即有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中庸曰：仁者人也。此孟子述師說也。又曰：合而言之道也。此孟子特解之解字法也。先儒云：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也可見求仁即爲人。昔仁即非人。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可見率其性之仁則爲人之道。失其性之仁即非人之道。許叔重曰：道所行道也。一達謂之道。韓子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張子曰：由氣化有道之名。前一者之說拘後二者之說虛。合二字解一字之法。孟子前無之。孟子後無之。訓故家無之。理學家無之。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二章言孔子之事感己之不遇也。女樂調哲益牢愁矣。龜山作操思雖憂矣。宗邦之隕涕浪浪矣。遲遲我行側身傍徨矣。泱泱東海道不行矣。一變至魯既無望矣。接淅而行不可久留矣。流離陳蔡更爲吾黨痛矣。四科十哲獨與二三子共矣。上交不諂君弗周之矣。下交不瀆臣不我知矣。俯仰天地幾無所容矣。確乎不拔筮潛龍矣。苞苴干謁詎肯屈吾節矣。吁嗟乎一身之厄無入而不自得矣。萬姓之厄悲其無所極矣。彈琴一歌不怨而不尤矣。世有孔子吾將從之遊矣。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趙注：貉姓。稽名仕者也。爲衆口所訕。

愚按：趙注訓理爲賴。朱注從之。說似迂曲。竊謂不理於口言不爲衆口所理直爾。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注。審己之德。口無傷也。雖於凡人而為士者益多口。據此則憎當從士或係傳寫之誤。

愚按。韓子有言。德脩而謗興。道高而毀來。士生今世而欲免於衆口。豈不難哉。然吾聞三代以上。是非與毀譽常相因。三代而下。是非與毀譽適相反。夫毀譽既不足憑。則多口何傷。且末世風俗澆薄。厭者惟士。忌者惟士。排擠者惟士。笑譏唾侮者惟士。非遭衆口之訕。不足以為士。士乎。士乎。其惟自脩我德乎。

斷章取義。悄然
以悲意遠思。深
情韻無限。

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朱注。詩。邶風。柏舟。及大雅。驂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術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

愚按。文王孔子大聖人也。處亂世之末流。既畏讒而畏譏。復跋前而躓後。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固知道德之為忌。兮忍而不能舍也。孔子繫易。撫韋編而歎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謂文王也。然則吾人處憂患之時。惟用九卦以脩我德而已。九卦者。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是也。而九卦之中。尤以三卦為主。三卦者。履謙困是也。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困德之辨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困窮而通。賢者遠禍。哲人知幾。其庶幾乎困之。象傳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聖人乎。豈惟聖人乎。士乎。士乎。其亦知生於憂患而增益其所不能乎。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朱注。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又引尹氏云。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愚按世界有一線之光明然後人得循之而行然世界之光明必賴人心之光明而後世界光明漸以朗澈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賢者本心之光明也若本心蒙蔽良知闇塞以是人而司教育之權詭譎然放言高論而欲人之昭昭是以夜人而欲為晝人之語也夫人心日益昏則世界日益暗可痛哉雖然既以其昏昏矣而猶使之昭昭者何也其本心固尚在也善教育者屬其昏昏明其明德其庶幾豁然而開朗乎傳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此言天地之道不容息也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則人心死而乾坤毀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趙注高子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山徑山之領（領通作嶺）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爲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爲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比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

愚按上章戒人心之昏蒙此章艾人心之荆棘所以訓高子者至矣山徑之蹊間至窄境也介然用之良知偶露之頃也成路居然可由之徑也爲間不用則茅塞之本無存養之功故不移時而莠念蔓滋也茅塞子之心今日學者大都如斯也然則當奈何曰斬其茅養其苗隨地隨時省察深思以葆我良知

高子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

朱注引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方云引喻以破
以追蠡之說何
等活脫不黏不
滯正是為拘泥
人解頤

方云是為馮婦
句接得奇幻突
兀以下叙馮婦
事不黏一句正
面而自然對真
與正意相對真
妙文也

朱注引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朱注引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

愚按。學者之愚。莫大乎附和流俗人之議論。而自昧其知識。人以為尚。則我亦云尚也。人以為下。則我亦云下也。人以為善。則我亦云善也。人以為否。則我亦云否也。泛泛悠悠。絕不用心。以究事實。久之。而是非之心。失久之。而天下遂無是非。吾嘗謂天下之亡。先亡於人心。人心之亡。先亡於無是非。而皆無意識之議論。有以致之。追蠡細故也。然高子居大賢之門。而隨流俗人之論。惜哉。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趙注棠。齊邑也。孟子嘗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時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為夫子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羅氏羅山云。發棠之不可復。不必論王之聽與不聽也。即聽其言而復發於義。亦不可請。蓋孟子之於王。欲行道耳。前此之發棠。以王方信孟子之言。故孟子從而請之。今王既不能用萬民之水火塗炭。已不能行道。以拯之。徒欲沾沾發粟。屢快國人之心。尙可謂合於道乎。蓋王能用孟子。則齊人之饑。即爲同室之鬪。不能用孟子。則齊人之饑。已爲鄉鄰之鬪矣。孟子非不欲請義。已不可請耳。

愚按。出處與語。默義常相因。時而宜。處也亦宜。默矣。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四方。齊之饑也。非天時也。人事爲之也。向使齊王能用孟子。則國不至於屢饑矣。馮婦之喻。孟子蓋無聊之至。行將去齊矣。嗚呼。苛政猛於虎也。齊民何罪而常饑哉。

又按。或讀卒爲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逐虎句於義亦通。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

愚按。孟子云。形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口之於味。五者氣質之性也。然不知有命以限之。則縱其欲者。正所以害其性。故君子不謂之性。非特可以寡欲正所以養性也。是能以義理勝氣質者也。所謂以天勝人也。君子知命之學。蓋如此。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

朱注。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羅氏維山云。君子不謂命也。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言。如集注所謂清而厚濁而薄者是也。一以所值言。如語類仁之於父子。如舜之於瞽瞍。義之於君臣。如文王之於紂。而在羨里是也。舜遇父之不慈。命也。然而不可以父之不慈。不盡為子之道。文遇紂之不仁。命也。然而不可以君之不仁。不盡為臣之道。舜致底豫。文勤服事。此舜文盡性之事。禮之於賓主。亦然。雖值人不以禮待我。我不可遂不以禮待人也。但以所值言於知之於賢否。聖人之於天道。說不去。蓋知能辨人之賢否。聖人稟天命之性。不關際遇上事故。集注祇以所稟者言。不以所值者言也。

愚按。仁義禮智天道五者。皆性之所固有也。然而有命以限之者。一則囿於氣稟之厚薄。一則因乎境遇之窮通也。凡人棄其性。適所以墮其命。故君子不謂之命者。是能以義理勝氣數也。所謂以人勝天也。是故聖賢躬被道德。有盡性之學。乃有勝天之權。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注。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曰。可欲之謂善。

張氏云。可欲者。動之端也。蓋人具天地之性。仁義禮智之所存。其發見則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所謂可欲也。以其淵源純粹。

故謂之善。蓋於此無惡之可萌也。至於爲不善者，是則知誘物化，動於血氣，有以使之而失其正，非其所欲者矣。

有諸己之謂信。

張子云：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愚按：有諸己者，謂實有諸己，非第好善而已也。善而未有所謂己，譬諸爲他人之物，有諸己而後實爲己物也。

充實之謂美。

張氏云：充實者，充盛篤實也。美者，美在其中，成章之謂也。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朱注：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朱注：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張氏云：神是聖人之妙，人不可得而測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也。非聖人之外，復有所謂神，神即聖人之不可知者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程子云：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至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

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愚按此即班氏古今人表式也。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言在第四等之下第五六等之中蓋在善信間也。學者讀此可以得學道之方也。士生當世以好善爲惟一之宗旨。譬諸建築房屋然好善其基礎也。人心之好善猶屋之有基也。然雖好善而或信之不篤則所謂善者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譬諸建築房屋然雖有基礎而無榱桷之功終歸於坍塌而已。故貴繼之以信信之進而爲美譬諸建築房屋然基礎既堅造作必須完固而加以華飾也。美之進而爲大譬諸建築房屋然華飾之餘更宜擴充瑤琢俾壯麗而崇闕也。大而化之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心所欲之境也。聖之進而爲神易傳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言其過化存神爲人所不能測爾非虛無杳渺之道也。非如禪家所謂心之精神光明寂照乃謂之神也。然則聖神之詣實因善信二字切實精進造乎其極更非有靈妙不傳之祕可以一超而頓悟也。故曰學者讀此可以得學道之方也。終身勉勉循循於此足矣。或者曰班氏人表列九等孟子何以僅列六等曰尙有小人邪人惡人不列於聖賢之門故爲孟子所不言。

又按此六等極似易卦之六爻易例凡初爻爲陽爻者皆善此喜怒哀樂之萌芽也。所謂可欲之善也有諸己之謂信易乾二爻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也。充實之謂美易乾三爻忠信所以進德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君子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此大畜之所以爲大也。大而化之之謂聖易乾五爻之飛龍在天位乎天德大人造也。學問之道以有諸己爲主而必以造於聖人爲極功。猶易例內卦以二爻爲主外卦以五爻爲主也。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則是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矣。此却與易卦之上爻微有不同蓋易忌於盈故上爻每以過爲戒而君子之學道進而不已則必造於無以復加之域猶中庸尙綱章之六節其第五節至於篤恭而天下平可謂極盛矣。然必極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妙其進德之次第亦與此章相類先儒謂孟子不明言易而所言無非易理若此等處是也。此說雖似穿鑿然愚自謂頗有心得爰著之以質夫後世之求道者。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趙注。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為違禮。楊朱之道為己愛身。雖違禮。尚得不致毀傷之義。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

愚按。逃墨必歸於楊。非謂楊之學勝於墨也。亦非謂楊之害滅於墨也。蓋戰國時墨氏之學盛行。家庭之愛。寢薄特舉。其甚者而言。故曰必歸於楊。至其必歸於儒。則一也。歸斯受之者。聖賢以救天下為心者也。欲救天下。先救異端。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

趙注。笠。闌也。招。臂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闌。則可。又復從而臂之太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罪之。亦云太甚。

張氏云。如追放豚。入其闌。笠。又從而繫之者。惟恐其復逸也。聖賢之待人。其歸也。受之而已。固不保其往也。畔與不畔。蓋在彼也。若恐其畔去。而必欲堅之。則是私意之所加。而非天之理矣。故夫歸而不受。則是逆詐。億不信。而拒乎物矣。受而必欲其去。則是有固。有必膠滯於物矣。有一於此。皆非聖賢之心。故辯異端之失。以待來者而不固焉。此聖賢之心。乃天地之心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趙注。徵。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與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為衣。縷。紩。鐵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廩養之役也。君子為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並用二。則路有餓殍。若並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

析忘禮義矣。

愚按。道氏之說古說也。蓋孟子為窮兵黷武者戒也。曰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一。國有徵伐。或出於不得已。若用其二。用其三是。何心也。且夫人世最苦者。惟餓至於民有殍。而慘極矣。人生最悲痛者。惟別離至於父子。離而慘更極矣。為民上者。好武傷財。竭民膏血。搜括而外。更不知有何事。吾恐其獲報更不止殍與離而已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趙注。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使民以時。民不離散。寶人民也。脩其德教。布其惠政。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侯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

愚按。有土地而後有人民。有人民而後有政事。故諸侯有三寶。然土地所以養人民者也。政事所以治人民者也。然則諸侯之寶。皆為人民也。寶珠玉者。兒女子之事也。諸侯舍其人民而效兒女子之嗜好。不旋踵而殃及於人民。揆諸天道。人事不殃其身。何待。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朱注。盆成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

張氏云。才如辦給敏捷之類。小有才而未聞大道。則必求所以用其才。謂聰明智力之可以為。而不知理義之顧。若是者。極其才而不知所止。不至於顛覆則不止。故盆成括仕於戰國之時。孟子知其必見殺也。道者非他也。理義之存乎人心者。也於

末三句有驚心動魄之致。令人自省。讀者讀之。悚然。

此有聞則其進退語默之際皆有所據而才有所不敢恃矣。故夫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為人害。惟其無所本而徒用其才。於是而才始足以病己。甚至於有取死之道也。夫小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而為國者乃信而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

愚按朱注恃才妄作四字最精。蓋恃才則必驕。吝驕氣吝色足以殺其軀也。恃才則必伎。巧伎志巧機足以殺其軀也。恃才則必虛誕。虛誕而不實。不足以殺其軀也。恃才則必貪鄙。貪鄙而予取予求。足以殺其軀也。恃才則必放恣。放恣而作福作威。足以殺其軀也。夫才者木之未成材者也。君子所欲造就之者也。乃因未聞道而足以殺其軀。惜乎未奉教於君子也。惜乎天下後世益成括之多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趙注。館舍也。上宮樓也。屨。屨屨也。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趙注。廖。闕也。孟子與門徒相隨。後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竊匿也。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眾人來隨事我。本為欲竊屨故來邪。館人曰。殆非為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逆拒。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見館人言殆非為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答之。

張氏云。讀此章。可見孟子於世俗酬酢。無不曲盡其理也。疑從者之廖屨。其人亦難告語矣。孟子應之辭氣不迫。不曰從者之必不然。但問之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謂子以彼來從我者為竊屨而來歟。此雖甚愚人。亦知其不然也。故曰殆非也。則告之

以子之設科。其往者固不追。而來者亦不拒也。以是心至。則受之矣。固不能保其往。而含洪廣大。無固無必。所以酬酢之者。可謂無不盡矣。

愚按此章文義多可疑。恐有脫簡。夫子或作夫子。亦為或人之言。然細味語氣。當以趙氏張氏說為長。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人皆有所不忍。有所不為。此本心之良知也。達之於其所忍。所為。其工夫非止一層。譬諸不忍於親而忍於民。不忍於民而忍於物。不忍於動物而忍於植物。如何而達。要在舉斯心而加諸彼。譬諸不為於簞食豆羹。而為於數十鎰。百鎰。不為於數十鎰。百鎰。而為於千鍾萬鍾。不為於千鍾萬鍾。而為於千駟萬乘。如何而達。要在舉乎小以進於大。必推勘到極精極深處。充類至盡。方可為仁。方可為義。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無欲害人之心。為穿窬之心。本心之良知也。有良知而不知所以充之。最易於汨沒。今驟責人以害人穿窬。人決以為必無。是心然。試返躬自省。己心果有所忤乎。稍有所忤。是即害人之心也。己心果有所求乎。稍有所求。是即穿窬之心也。亦必非勘到極精極深處。斯仁不可勝用。義不可勝用。

明陸桴亭先生釋。忌字義云。忌字上非從己。乃係從己。己者古文蛇字。人有一蛇盤踞於心。故被害者最為慘烈。然是蛇也。噬人不已。轉而自噬。則其慘烈更百倍於被害之人。故欲去害人之心。當先去一忌字。

孔子曰色厲而內詐。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夫色厲內詐。不過作偽。而孔子即譬之於穿窬者。蓋盜利固盜盜名亦盜。天下之作偽而希冀有所得者。皆盜行也。皆盜心也。故欲去穿窬之心。當先去一偽字。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爾汝人所輕賤之稱。受爾汝之實。即所謂奴僕性質也。人生以堂堂七尺之軀。曷為而有奴僕之性。為其好依賴也。為其好干求也。能充無受爾汝之實。此充字亦非易。必須有獨立之知識。獨立之學問。精神斯能不事干求生長。其浩然之氣而漸進於道義之途。故曰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士生當世。以誣言為第一大戒。而誣言尤不如以言餽人。以不言餽人。尤為可惡。曷為而以言餽人。以不言餽人。為其心之有所求也。人生多一分干求之心。即增一分盜竊之行。故孟子曰。是皆穿窬之類。穿窬者。盜人之物。顯於有形。餽人者。盜人之意。指藏於無形。然穿窬之人。終必有發覺之時。惟其術淺者。發覺速。其術工者。發覺遲。而發覺遲者。其罪為尤大。餽人之人。亦必有覺察之時。惟其術淺者。覺察速。其術工者。覺察遲。而覺察遲者。其為人所賤。惡鄙棄為尤甚。先儒有言。對人言貧。此是何意。又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此其人非無聰明機警之資。而卒至於名譽掃地。事業無成。皆為其有所干求也。豈不大可痛惜哉。孟子此節。專為當時游士干謁無恥者而言。後世儒者。可以鑒己。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

此章開首以言與守並列。實則側重守字。君子

方云是行穿窬之類也。意警句字新辭。

之守脩其身而
天下平爲一章
主編

此章釋質中白
有色澤由於新
後兩用喻之妙

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此孟子傳曾子學說也。曾子之言曰：近者不親，不敢圖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見大戴禮記曾子疾病篇。君子之學要在切實。若徒舍近而求遠，舍約而務博，虛夸無實心，則馳於外而不定，氣則浮於上而不沈，求其進於善也難矣。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所以取其近也，將以平其心而斂其氣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孟子傳曾子學說也。曾子之言曰：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見大戴禮記曾子疾病篇。又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脩身之學，先在正心。君子之守守之於心而行之於身也。書洪範言有猶有爲，必歸於有守。有守者有猷，有爲之根基也。未有失其所守而能有猶有爲者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此孟子傳曾子學說也。曾子之言曰：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末之有也。惟所厚者薄，於是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惟所薄者厚，勢不能繼。於是轉而求於人者無限，而所以自任者寥寥之事，甚至縹緲而無所憑蓋。徒求泛博則其弊必至於此。既昧乎本末厚薄之理，則輕重亦必倒置。君子觀於人心，輕重之故而天下之平與不平，概可知矣。得乎本末厚薄輕重之序，天下未有不平者也。失乎本末厚薄輕重之序，天下未有不亂者也。孟子知世道之升降，學術之邪正是非，皆原於此。故特正言以揭示之曰：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修其身者不過審乎本末厚薄輕重之數，其道至實而至約也。夫中庸言道體始於天命之性，終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謂廣大矣。乃其中特申言之曰：道之不明也，道之不行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又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然則學道者務於日用踐履之間，切實求之可矣。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節承反之而三
節只用一句以
承作結可悟文
法變化之妙

此章氣象光昌
色澤純厚以或
為七類之祖

張氏云前言堯舜性之也。今言性者也。語愈密矣。反之者復之者也。自明而誠。復其天性之本然者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朱注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愚按此皆無所為而為。出於天性所謂性者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此言修身之學。所謂反之也。曷以知其為修身之學也。盡心篇首章曰。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行法者所以修身。即所以立命也。朱注云。法者天理之當然也。理原於心。法亦根於心。苟非出於人心。何能定法。君子行法以俟命。君子終身在法律之中也。離婁篇曰。下無法守也。言政治中之法也。此章曰。君子行法言心理中之法也。天下惟守法之人。乃可以言安命。惟行法之人。乃可以言俟命。或者不達。則又告之曰。子思子嘗言居易以俟命矣。居易者素位而行。自是不越乎本分之外。是為行法。故曰俟命。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張氏云。大人者當世尊貴之稱。貌當讀為眇。左氏傳曰。以是藐諸孤。藐之云小。巍然則動於中。動於中則慕夫在彼之勢。而詘其在我之義矣。

也。小之者。小其所挾者也。故曰勿視其巍。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

方云孟子七篇
中始說義氣
說養性終說養
心可見孟子為
學與年俱進

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陳氏蘭甫云：閻百詩云：說大人章，孟子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之矣。此楊龜山語，何苛論。孟子如曾子之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曾子何獨不然。禮謂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不同流俗也。在我者皆古之制，君子反經也。此後儒不可不恪遵者，而况可苛論乎。

愚按此章在得志後脩明先王之制，猶孔子從先進之意也。先王宮室、自有其制，飲食侍御、自有其制，蒐苗、獮狩、又各有其制。自後世諸侯奢侈無度，乃皆以建制闕麗流連，荒亡為務，游士卑鄙伺候趨承之，不暇及一得志，乃亦效彼之所為。蓋今時之諂媚，即為後日之驕恣也。孟子痛之，故曰：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此其意欲當時諸侯納身於軌物之中，與孔子所言畏大人初不相悖。蓋諸侯之遵守古制者固當畏之，其蔑棄古制者則當藐之也。如以貧賤驕人，則顏觸、蘇季子之徒，優為之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君子治心之功有二：一出於積極，一出於消極。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己消極之事也。復禮積極之事也。未有不克己而能復禮者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積極之事也。寡欲消極之事也。未有不寡欲而能養心者也。存者何存，理義之心也。寡欲當奈何。泊然而無思乎，淡然而無為乎。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聖賢亦不能無欲，惟於念慮未發之先，莊敬以清明之念慮已發之後，察識以辨別之。其合於理乎，不合於理乎。合於理者存之，不合於理者去之，則夫理義之

此節極談奇發
明一獨字充足
感動人心

方云此孟子思
傳道之人託孔
子之思狂獯以
自寫其幽思也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心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多欲則奈何。生人之嗜欲。以聲色貨利為大端。而貨利之為害尤烈。傳所謂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是也。惟專利而不厭。計較日益。精機變日益。巧於是。其心刻久之。而其心邪又久之。而其本心愈斷愈喪。雖有存焉者寡矣。不存焉者寡矣。未必即為聖賢也。然而去聖賢一間矣。存焉者寡矣。未必即為禽獸也。然而為禽獸不遠矣。

張氏云。曾子不忍食羊棗之意。愛敬之篤。不死其親者也。親之所嗜見之而不忍食焉。推是一端。則凡其日用之間。所以感發於其親者多矣。常人於其親日遠而日忘矣。惟君子則不然。親雖日遠而其心不可泯也。故雖事事物物之間。親心之所存者。吾亦存之。未嘗忘而况於其言行乎。此之謂不死其親。愚按孟子言仁必言不忍。而此言孝亦言不忍。孝中之不忍。孺慕之誠。痛心之至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小戴禮記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口澤之氣存焉。爾不能者不忍也。不忍之思充滿於中有觸斯應見所獨而感發見所同而未嘗不感發焉。然惟獨知之者其悽愴為尤甚而不忍為尤深也。不忍性也。人而無性非人也不忍之發情也。人而無情非人也。曾子性情中人也。其孝足以為萬世法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

又云先將狂
一、提、次、申、明、狂、獯、相、一、相、
舉、一、與、狂、獯、相、一、相、
波、瀾、文、極、恣、肆、
此、章、太、陰、識、度、
之、文、也、陳、蘭、甫、
先、生、謂、合、論、語、
三、章、而、論、之、信、
然、孔、孟、取、狂、狷、
而、黜、似、是、而、非、
之、鄉、原、所、以、成、
人、才、而、維、世、道、
者、從、可、知、矣、文、
之、幽、峭、拔、俗、特、
其、餘、事、

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見論語第五篇。而其辭略異。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不忘其初。不能忘其舊也。學業以日新。又新為貴。食不新則積水不新則淤。然而不忘其初者。皆可造之才也。人必不忘其舊時之所學。乃能進於新學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見論語第十三篇。易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言中道而行也。中道而行。既不易得。故思狂狷者。過非中也。然而其志高。高故勇於進取。狷者不及非中也。然而其志潔。潔則有所不為。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此問其人也。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朱注。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此問其行也。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說文口部云。嚶。誇語也。志。大言。大是誇語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其心常嚶往乎古人。而欲則效乎古人也。愚嘗謂學者志氣狂而品行猥。即為中行。惟志大言大。而於其行有不檢束之處。故偏於狂。不掩者。不自掩藏也。事無不可對人言。所以能進取也。後世之狂者。虛浮而誕。叫囂而蕩。非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猥也。是又其次也。

陳氏蘭甫云。後漢書。獨行傳。序。引論語而論之曰。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此則通狂。猥而為一。王蘭泉云。狂之志。既與古為徒。則豈能陶然。驚媚世之為勢。非極於踴躍涼涼不止。故狂猥之異。異以迹其實。未嘗不同也。此與范蔚宗之說相發明。

愚按。不潔者。處汙穢而不羞也。士。惟不屑不潔。如惡臭。而後可以入道。然惟僅能不屑不潔。而寡於進取。故偏於猥。雖然。一介不取。與皦然泥而不滓者。豈易觀哉。生乎三代以下。渾渾然汝汝然。吾安得猥者而與之。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朱注。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躍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闞然媚於世也者。是

鄉原也。

狂。獯。皆。近。道。者。也。鄉。原。攻。狂。者。攻。獯。者。因。以。自。炫。其。長。其。居。心。之。鄙。可。知。矣。無。是。無。非。惟。社。會。之。意。向。是。徇。是。為。闒。然。媚。於。世。闒。者。閉。藏。之。至。也。媚。者。所。以。為。賊。也。自。古。社。會。風。氣。之。壞。皆。鄉。原。為。之。也。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確。肖。鄉。原。語。氣。即。其。媚。世。之。辭。也。舊。讀。為。斯。世。也。句。非。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萬章。古。本。作。萬。子。論。語。子。貢。問。鄉。人。皆。好。之。何。如。而。孔。子。以。為。未。可。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天。下。豈。有。是。理。惟。其。無。所。往。而。不。媚。耳。蓋。鄉。原。最。善。揣摩。者。也。安。得。不。為。德。之。賊。乎。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媚。之。術。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媚。之。骨。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媚。之。飾。也。如。是。而。衆。皆。悅。之。矣。悅。者。悅。其。媚。也。天。下。豈。有。媚。世。之。人。而。可。以。入。堯。舜。之。道。者。乎。故。曰。媚。者。所。以。為。賊。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

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天下之患莫大乎是非倒置。然以非為是有識者猶易辨也。若似是而非則辨之不易而闢之尤難。似是而非之形狀奈何論時政則悄然其若憂論學術則莊然其若正論事理則常飭人之意向其正者則必曲詞以消沮之其邪者則必巧辯以附和之。蓋鄉原未有不兼利口者也。鼓其似是而非之辭摸稜兩可壹意阿世之所好而不顧事實之所安如是而社會悅之則社會危邦家悅之則邦家覆。嗚呼觀人者其尚慎之哉。又按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者末世之所謂中行皆鄉原也。鄉原之自以為是自以為為中行也。故曰似是而非言似中行而非中行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陳氏蘭甫云孟子卒章歷序羣聖講道統者喜言之。禮謂堯舜湯文王孔子非後儒所可擬也。其上二章取論語狂簡狷鄉原三章合而論之。乃七篇之大義故將至終篇而特著之。此學者所宜勉耳。孔子曰狂者進取孟子申之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孔子曰狷者有所不為孟子申之曰不屑不潔然則狂狷者古與潔也。孔子曰鄉原德之賊孟子申之曰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其為賊安在哉。在闕然媚於世之一言在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之兩言而已矣。狂狷古潔不媚世不同流合污則孔子謂之吾黨鄉原媚世同流合污則孔子謂之賊不媚不同不合則可以入堯舜之道是謂反經媚也。同也合也則恐其亂德是謂邪慝。經者常道也。即古與潔之道也。鄉原非常道也。故必反之於古潔而後為君子也。愚按經者何聖道也。聖道亘古常存而有賴乎君子之反之者。蓋處士橫議莠言龐雜以偽亂真以邪干正則聖道因之晦蒙。

方云惡鄉原恐其亂德一句收過我門以下五節君子反經收束通篇神完氣固

此節與好辯章末節同孟子總結全章常有悠然不盡之意此最宜學

上下千古如此
方許稱大文字

有以反之而大經始正於天下也。易曰：反復其道，傳曰：撥亂世，反之正。世界之由駁而為復，撥亂而為正者，實賴聖道以為之。主君子則躬行以提倡之，於是經正而學術純，人心靜淑，氣溢於寰區，庶民皆興起而為善。當斯時也，如日月之經天，障翳全消，如江河之行地，淤塞盡去。又安有邪慝作於其間哉？是故君子之救世反經而已矣。所謂匹夫與有責焉者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注：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

愚按：見知聞知，其道也。堯舜之道為數千載之主，若易之有乾坤二卦，為六十四卦運行之主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注：萊朱，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

愚按：湯之道為五百餘歲之主，若易六十四卦，每卦之有主爻也。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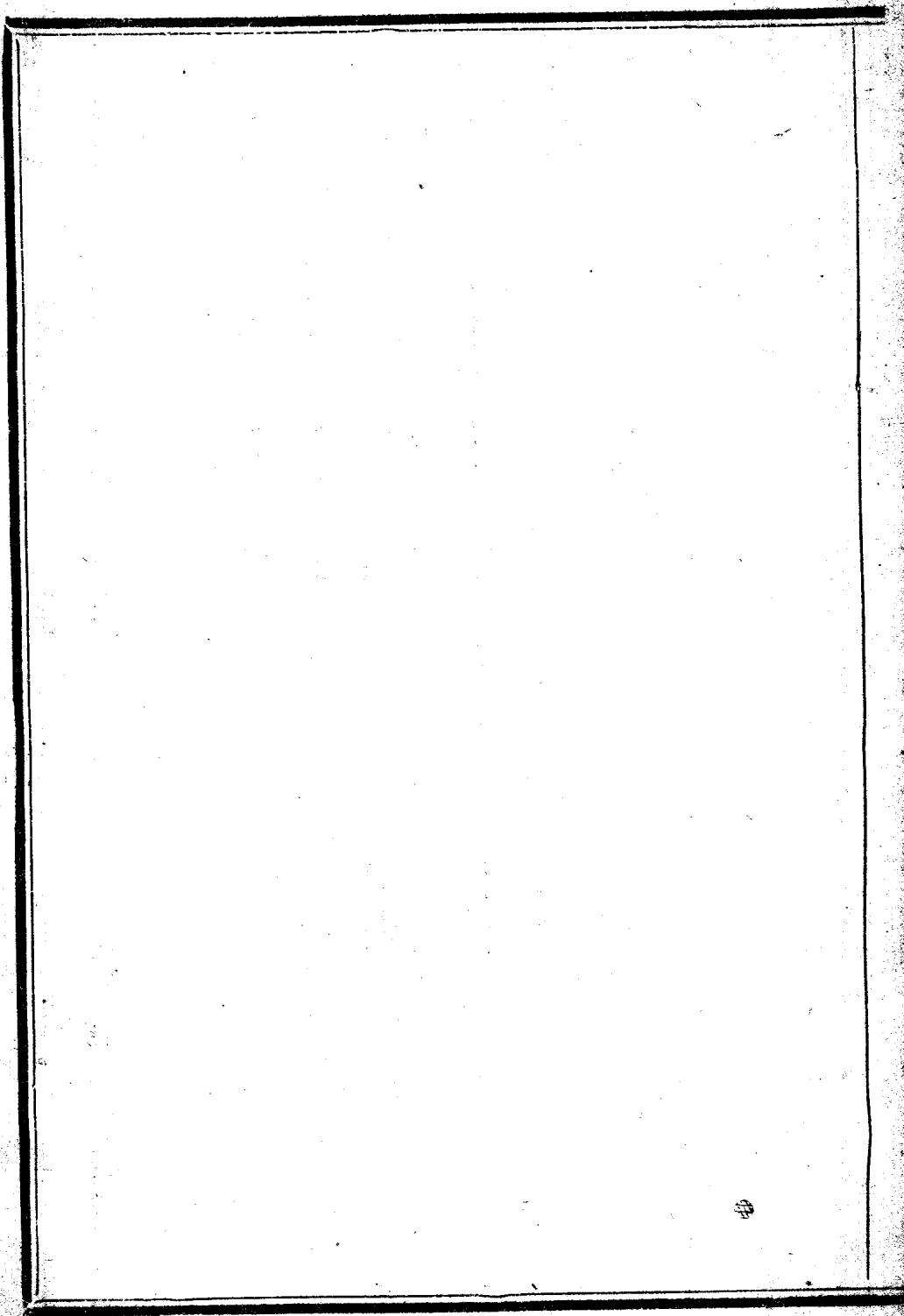
朱注：散宜生，名文王賢臣也。

此節一結如雲
水蒼茫煙波無

愚按論語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子學文王之道者也文王之道爲五百餘歲之主亦如易六十四卦中之主爻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孔子之道爲千萬世之主亦如易之乾坤二卦終古不息孟子私淑孔子者也故曰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其拳拳服膺低徊不置如此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天也後世言政治者非失之雜即失之浮言學術者非失之虛即失之鑿國家之教育不足以造人才斯乃人也鳳鳴於岐麟見於野雖識諱之詞然而縱橫億萬里上下千年無復有名世者出於其間斯乃天也由孔子而上上而爲君而天之休徵應由孔子而下下而爲臣而天之運會衰哲人不作大道晦蒙於是廢孔之卮言（卮言見莊子卮滿則傾空則仰比之於言因物隨變也）迺日出而不息乾坤正氣寢久寢微咨此非賢豪崛起之時乎



源政治之原包
大道之要上下
古今感喟蒼涼
轉子云後欲求
之此其躅矣

盡心篇大義

悲哉。聖賢之處世。幸哉。世之尙有聖賢。曷悲乎。爾論性理而世不信。論政治而世不信。又論教育而世亦不信。曷幸乎。爾夫政治原於性理者也。教育亦原於性理者也。政治而不根於性理。無本之政治也。教育而不根於性理。不良之教育也。後世無有知政治性理之宜合爲一。迺有假借性理以爲教育者。異學朋興。莠言雜出。不有聖賢。何以匡救。孟子於晚年作盡心一篇。吾讀其書而醞醞乎有味也。

盡性立命之學。其始於有恥乎。無恥而不能順受其正。無恥而求在外。無恥而反身不誠。不恕無恥而終身行之。不知其道。處士橫議。機變日深。性學云亡。政治大壞。孟子恫焉。爰流涕而言之曰。人

不。可。以。無。恥。

何。謂。士。樂。道。而。忘。勢。謂。之。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謂。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謂。之。豪。傑。之。士。內。重。外。輕。自。視。欲。然。者。其。性。分。定。也。

性。之。發。爲。知。良。知。之。在。天。下。大。矣。神。矣。民。雖。勞。而。不。怨。雖。殺。之。而。不。怨。良。知。之。相。感。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良。知。之。相。感。也。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良。知。之。相。感。尤。深。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深。山。之。野。人。皆。有。良。知。也。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天。人。交。戰。之。時。當。以。良。知。勝。人。欲。也。操。心。慮。患。動。心。忍。性。所。以。磨。礪。其。良。知。也。正。己。物。正。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即。不。失。其。良。知。也。君。子。有。三。樂。天。性。中。之。至。樂。良。知。中。之。至。樂。也。仁。義。禮。智。根。於。心。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由。是。達。於。政。治。民。無。凍。餒。之。老。

者。菽粟如水火。民無不仁。良知周浹於宇宙。太和之氣洋溢充積。何其盛也。吾乃知周之所以王也。吾乃知政治之必根於性理也。

孔子萬世教育之宗也。教人爲善。教人行權。教人治心。教人有爲。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柳下惠聖之和而不易其介者也。伊尹聖之任而有天下。弗顧之志者也。皆教育之模範也。五霸久假而不歸。春秋之天下一變而爲戰國之天下。謀詐用而縱橫短長之說起。游士羣萃州處。無事素餐。其志不可問矣。仲子之不義也。皋陶之執法也。舜之大孝也。皆窮理盡性之論也。能窮理盡性。乃能居天下之廣居而爲大丈夫。彼戰國策士爲人豕。交獸畜而虛拘於侯之門。豈不悲哉。孟子教之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形者。

所以盡性而符人格也。吾故曰教育必根於性理也。

齊宣王欲短喪。本心尙有存焉者乎。人心如此。孟子更不得已而言教育。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孔子之教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孟子之教也。以道殉人。妾婦之道。蘇秦張儀公孫衍徒之教也。滕更若在所禮而不答。不以道殉人之徵也。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各執其所學。以自爲方。孟子知千載以後。墨氏之學必將盛行。於是發明曾子之微言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親親仁民仁物。差等不容紊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堯舜之仁不徧。愛人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古之大政治。古之大教育。皆原於性理也。若假性理以爲教育。非心也。非性也。非天也。

孟子以性理教育。提倡天下而不仁之梁惠王。方殺人盈野。殺人

盈城殺人之父。殺人之兄。寢以自殺。其子弟可痛哉。孟子曰。是不善讀春秋。不善讀書者也。春秋無義戰也。書之血流漂杵。不足信也。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是。敵百姓者也。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若人者。既不能節儉嘗飯糗茹草之苦。而惟橫征爲暴。以搜括吾民。此其道豈能使人以樂從哉。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儉德避難。賢人君子居邪世之中。惟恐爲渾濁所亂。出處取與。兢兢自守。雖一簞食一豆羹。必折衷於道義。蓋莘野渭濱之間。大有人矣。然而不信仁賢者如故也。無禮義無政事者如故也。孟子曰。不仁哉。以是而欲得天下。自殺而已矣。

本諸周禮。司民之職。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朱子曰。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其義又本諸孔子。孔子曰。式負版者。又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也。而當世忌其說。相與齟齬之。唾侮之。尠有信從之者。徒令百世之下。聞風而興起焉。爾司馬遷曰。執方枘欲納圓鑿。其能入乎。吁。人道幾何其不息乎。此孟子困於齊梁。所以與仲尼之菜色。陳蔡同悲而共歎者也。憂心悄悄。愠於羣小。雖情殷。揀世而荆棘滿地。讒謗交乘。寰宇昏昏。然求一刻之昭昭而不可得。痛哉。痛哉。不得已。與高子之徒。論治心。攷古樂。閉戶不與世通聞。問不幸。饑饉荐臻。流亡載道。國人以所望於孟子之行道者。下而望其振卹。然而苛政猛於虎。則持杯水以救車薪。無益也。乃并振卹而不言。蓋聖賢之傷心久矣。

聖賢雖不得志而盡性立命之學更不容不講也。美大聖神則道高無尚矣。歸斯受之則德博而化矣。然而蒿曰時艱民有殍父子離珠玉以爲寶。政治之中絕無教育。復輔以益成括之徒。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天下其能不亂乎哉。當是時君子悲憫無窮。設科救世。往者不追。來者不拒。然而害人穿窬之類必不容於教育之門也。博施濟衆。堯舜猶病行法。俟命而性理之教育宏矣。脩明古制。先在寡欲。性理教育之綱要也。繼志述事。事死如生。思所樂而思所嗜。性理教育之根基也。或者曰。孔子大教育家也。孟子何如人乎。孟子狂者也。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也。孟子狷者也。仕而不受祿。枉尺直尋而不爲也。由狂狷而進中行。用是疾惡如讎。而黜媚世之鄉原。蓋狂狷可與研性理。鄉原不可

與言教育也。君子反經而已矣。乾坤消息一龍一蛇。庶民不興則傳道而已矣。茫茫神州莘莘學士孰爲見而知之者乎。孰爲聞而知之者乎。豪傑之士雖無文王其猶興乎。雖無孔子其猶興乎。有能淑政治傳性理開萬世之教育其在斯人乎。其在斯人乎。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孟子新读本 (下册) 第七篇上

作者=null

页数=90

出版社=null

出版日期=null

SS号=11321633

DX号=000005678379

url=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5678379&d=93B79226B92F041D9475EFC8A665D98&fenlei=09030502&sw=%C3%CF%D7%D3%D0%C2%B6%C1%B1%BE